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九

學海堂

著記

仁和梁孝廉玉羅著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真孔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之別記豈得遽斷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日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與經解同而保傳篇及漢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保傳漢書說苑同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竝以爲逸經恐非也

文子差此毫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梁孝廉著

一

於彼尋丈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辭義駁同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不當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駟謂出易緯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遜齋閒覽同雲莊禮記集說仍之蓋見易通卦驗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哀九年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則帝乙者微子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可疑也故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紂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康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

之事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鄆國公主銘帝唐降女天乙歸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尚書左傳史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湯之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耶禮弓疏以帝乙卽祖乙亦非

大畜獮豕之豸鄭讀豸爲互甚是互字俗作豸故譌周禮牛人注互若今屠家縣內格爾雅釋獸豕子豬獮豸則獮是豕名卦象言柔能制剛猶獮豕之懸於互也

震卦億喪貝王注億解也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鄭義爲長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同一句法五爻億無喪

皇清經解 卷三 皂克 梁孝廉營記

二

有事亦然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不知孔疏何以云然蓋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鄉方注仲達誤引之以爲教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恆卦立不易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雜卦晉晝也明夷誅也此反對之卦不合以誅對晝孫履齋不兒編云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此言甚

確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僞作其真者不可見蓋久逸矣

或謂安國

得古文祗讀而寫之但秦晉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引安

未嘗寫傳似未確國說宋裴駟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教穉子注云穉胄聲相

近於夏紀引孔墳墟注云墟疏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竝見真孔傳
歟

汭之爲言內也則當云水內曰汭而孔傳於禹貢五子之歌俱
解汭爲水北蓋水北曰汭出小爾雅然北字不如內字爲明確
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汭爾雅上脫小字闕百詩謂蔡誤記
孔傳爲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詩篤公劉箋疏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爲山名
攷桓水有二酈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孔疏據漢志桓
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羗中而西傾在隴西臨洮則初發西傾
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之山桓水出焉

此是酈注
非經也

一水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梁孝廉管記

三

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桓水無涉後讀閻百詩尙書疏証云西
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爲之說宋葉氏曰雍言織
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
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
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譌最爲了當
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
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東
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啟元年從禮部
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
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明府云

名若

豫州之雒从

佳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溷而一之耳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間世呂覽召類說苑
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爲禹誓蔡中郎集銘論又云
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歧也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夏商周
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高宗彤日祖己曰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謂高宗蓋對天而言
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蓋紂爲獨夫故以
民目之也

伏生尙書秦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僞秦誓二篇充伏生之數今
亦不傳余嘗疑史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

說見史後
記志疑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梁孝廉曾記

四

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秦誓文或卽真秦誓乎

孟子所引
是真本

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爲句鄭云
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斷用字從上句甚是
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周禮地官
胥師司蔬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
飲之罪至重蓋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

四兩禁稍弛矣

見文帝
紀注

周官籥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服則並
畿內數之然考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數王畿在內唐

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
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出古文自相乖異間百詩以爲
僞誠然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坊記注
中蓋孔疏誤也古人著書亦不能無誤如周禮鬯人注引曲禮
誤爲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爲樂記康成尙爾何况他人

呂刑告爾群刑墨子尙賢下篇引作訟刑

詩兔置序言美賢人眾多案墨子尙賢云文王舉閔夭泰顛於
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也
書大傳謂閔夭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禮約爲朋友豈同隱海
濱歟

吳斗南爾漢刊誤補遺以
太公泰顛爲一人妄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梁孝廉督記

五

許周生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
凡重文於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讀
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蓋本文止書委蛇二
字故沈鄭異讀也考工記輻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
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
立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輻注則利也準則
久也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亦祇重讀而於
經文並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作二爲
識矣

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
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竝作暴辛公蘇成公

共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貨志八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說惟康成箋詩不同詳甫田篇孔疏似鄭義爲長

韓奕詩云鞞鞞淺幘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倮注虎豹之屬桓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禛是豹與鹿皮亦名淺也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傲序以爲刺厲誤案此詩若但肅傲已身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大雅列板蕩柔桑刺厲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卽位在宣王十六年

孔疏引史記作三十六年誤

平王十三年卒而耄始作詩其

去幽滅於戲之歲已星過一終更溯厲汜於菟之前歷七十餘載何頗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譌也蓋平王元非申與令主徒以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梁孝廉警記

六

冢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於洛外有犬戎携王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託言自傲耳日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亦旣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爲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祇以自傲則以九十五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楚左史意在傲子疊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傲不及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

吳志孫權云武公年

過過志壯勤求輔弼

魯頌駟駒牡馬顏黃門家訓書論篇謂江南書作牡河北書作

牧顏氏從江南本以牝馬爲良馬近盧抱經學士注家訓載段懋堂明府說據周官馬政謂顏氏有牡無牝之言非也許周生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同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非季春則不在牧禮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欲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也北史崔浩傳論蠕蠕云牡馬獲牧牝馬戀駒浩居北方習知馬事是以能分別言之又周官校人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蓋三牝一牡詩人但言牡馬之盛而牝馬可知顏氏所釋與段君所駁似皆未審牧馬之必爲牡馬而不兼驛馬也

商頌荆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獻牛于荆伯之事則其來已久蓋屬在蠻夷世系莫考周初始滅地入中國能釋其再封也

皇清經解 卷三 皇元 梁孝廉警記

七

儀禮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釋曰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作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蓋音同通借賈氏以春秋求車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宜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年竝有晉大夫嘉父亦非

周禮凡官不論尊卑皆有府史胥徒獨大司馬之屬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九官無之未詳其故鄭賈亦不言及方萬里續古今攷以爲缺文或者是歟

天官膳夫六清及漿人食醫六飲皆謂水漿醴醕醢醢而玉藻但言五飲有酒無醕醫蓋五飲卽是六飲文義之省爾釀粥爲醴日醫寒粥日醕故玉藻以酒易醫而以醕兼醕醢清粥也

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九嬪注婦容謂婉婉而內則注以婉爲婦言婉爲婦容孔疏牽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

九嬪注言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鄭以意消息別無明文可證後儒多以爲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儻值祭祀無齊居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不能徧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皇清經解卷三皇九

梁孝廉督記

八

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差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非必徧嘗之疾醫九藏注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爲九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及胃膀胱腸膽爲九蓋并大腸小腸二府爲一故增膽一府兩注似宜從鄭莊子齊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乎胃爲水穀之府尤爲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小司寇上服下服之刑當卽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爲劓墨下爲宮則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蓋上下應以罪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孔氏補注
畸倚也歸安嚴九能名元云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揚倮注倚

奇也魁大也謂偏僻狂怪之行畸魁即畸鬼矣畸人即莊子大

宗師釋文引李云奇異也方言虔儼慧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

謂之黠或謂之鬼廣雅釋詁鬼慧也畸衰也盧孔說恐未當

釋文引或本入十日耄與秦詩毛傳同說文釋名爾雅注及易

詩釋文竝同詩爾雅疏引鄭易注亦云年踰七十也惟左傳僖

九年杜注依馬融服虔謂七十曰耄疏引爾雅舍人注云年六

十稱俱非

嬪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日妻死曰嬪徧考經傳從無以死

爲嬪之文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梁孝廉賢記

九

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爲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

呂氏春秋作毋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灰字必炭字

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爲炭可互證淮南時則訓亦譌作灰

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今月令者即呂氏春秋也其異文

不止此即以十七條而論亦與高氏注呂本不同孟春鴻雁來

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而呂作鴻雁北淮南子時則訓則來爲易通卦驗同

北不獨鴻爲候也季春置罟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罟羅爲

弋而呂作罟弋置罟羅網淮南是有罟字也毋悖于時毋或作

爲淫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譌而呂固有此四字也

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眾雨而呂竝作淫淮南不作眾也仲

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月令毋躁爲欲靜而呂作欲靜無躁

也畢氏輯校云又出無蹤二字百官靜事毋刑注云今月令刑

為徑淮南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鼃注

云今月令漁師為梅人而呂仍作漁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

四為田而呂仍作四也淮南孟秋民多瘧疾注云今月令瘧疾

為厲疫而呂仍作瘧疾也淮南孟冬乘玄路注云今月令日乘

軫路似當為軫字之誤而呂仍作玄也命太史費龜策注云今

月令日費祠祠衍字而呂作命太卜禱祠龜策無費字也淮南

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亦無費字季冬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而呂舊本

有堅字畢校本以為後人所益刪去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復

不作腹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淮南

同惟子孟夏王瓜生瓜為苳與黃無休于都休為伏季秋拔矢以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九 梁孝廉賢記

十

獵獵為射子孟冬固封疆疆為墜鄭注與今呂本合淮南及獨斷

十二引漢官儀竝作固封墜案孔仲達說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

入禮記者為今據鄭目錄則禮記月令即鈔合呂氏春秋十二

月紀之首章竝無先後古今之分仲達之言殊無所據又鄭與

高誘同時所見呂覽亦不應異同若是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

漢時太史所上月厤非呂覽也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

自有所行行四時之令皆霸所建是東漢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樂記人不耐

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此以耐為能也他若

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遊能寒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鼃錯

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國傳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飢渴

是以能爲耐也亦省作而字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作而墨子尚賢下篇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尙同中篇聖王唯而審以尙同竝是能字高誘注呂子淮南多以而爲能禮運疏謂耐不安寸爲誤殊未然

禮器不塵蚤注訓塵爲快謂祭不以蚤爲快也杭堇浦太史續禮記集說引歸安鄭氏曰鄭解恐未必是此言臨祭之時極其誠敬不敢指塵不敢搔爬玉藻所謂手容恭也蚤爲搔之譌耳郊特牲祭義皆云禘有樂而嘗無樂案祭無不用樂者商頌那詩歷敘執鼓管磬庸舞而終之曰顧予烝嘗魯頌闕宮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卽祭統亦云大嘗禘升歌清廟管象舞武夏非秋祭用樂之證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十九

梁孝廉管記

十一

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韞同案考工記函人掌爲甲韞人掌爲鼓無論二官非祭時所有事而甲吏當是函人若韞人不稱甲吏也竊疑輝乃烜字之誤秋官有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執其役者以甲士爲之蓋祭祀亦用兵爲衛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略同而疏引鄭易注與禮注迥異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燕章及坊記疏引鄭志

詩周南召南諸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脫爾史記樂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竝有陝字又日本山井鼎攷文云古

本分下有陝字尤足證今本之缺

坊記湯彥殺繆戾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汜論繆戾是繆戾之誤矣

緇衣引尹吉卽書威有一德篇名古人每意改之如國語以康誥爲先王之令周書爲西方之書左傳以仲虺之誥爲志爲傳稱五子之歌爲夏訓荀子解蔽稱大禹謨爲道經乃僞古文勳入虞夏書也楊評事荀注非至墨子明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爲周書以夏書甘誓爲禹誓恐不可據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獲本又作獲鄭注隕獲困迫矢志之貌似欠明確案淮南兵略云詘伸不獲五度高誘注獲誤也則隕者墮其所守獲者誤於所從

皇清經解

卷三

梁孝廉管記

七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觀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上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隱元年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當以杜注爲正

左氏春秋隱三年君氏卒以爲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氏以爲天子之大夫文姝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檢討奇齡春秋毛傳乃春秋條貫篇謂卽鄭大夫尹氏公與偕歸者此一尹氏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鹵莽

斯論頗愜然此解見吳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葢用其說
五伯齊桓爲盛然竊怪莊十九年王室有子頹之亂天子蒙塵
惟鄭號是賴凡三年而後定不知霸王安在迨廿七年因天子
之請始伐衛以討立頹之罪何其緩也

春秋莊廿八年大無麥禾三傳同文而漢五行志上引經作大
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劉向以爲水
早當書不書水旱而日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疑
公羊經一本有水字何氏秋水之說從董敷衍耳

衛懿公有哀公之號見論衡儒增以其爲狄所殺故也亦猶魯
哀公孫于越漢書人表謂之出公皆可補經傳所未及

僖二年唇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墨子非攻篇俱引之而莊

皇清經解

卷三

皇清經解

十三

子胥篋呂氏春秋權勳淮南說林竝作脣竭獨韓策作脣揭齒
寒注揭猶反也揭字較勝楊升庵云揭音
敬與寒叶韻

左傳紀閏者六

僖七文元成十七
襄九昭二十廿二

皆在冬末獨文元年閏三月

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閏三月爲非禮
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近厯

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置也攻

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正月明帝建武二年閏十二月梁書武

帝大同九年閏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

二月癸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簡撰左常侍薛萃碑

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炙硯瑣談引元仇遠詩閏正月

過二月來溧陽溪蘋花亂開則此兩月未嘗無閏矣其他尙多

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恆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已前卽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爲策書杜預以爲馬槌前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李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卷書囊當贈鞭惟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僅見此條又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杜注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位

皇清經解

卷三皂九

梁孝廉啓記

十四

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聲姜適後三月而薨遂以爲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行志夫蛇果爲姜出何必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公十八年而終也

不封莒太子僕左傳以爲季文子國語以爲里革似當依國語以斷罟泗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辨此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爲公幼妾也成公之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卽位之初已十九年則公卽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公年三十餘矣尙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爲質於楚卽公衡之年當亦不幼而究成公哉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蓋師遁馬還而樂

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

晉平公禱河稱曾臣彪禮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戾某以曾孫爲曾臣始如史扁鵲傳號君不稱寡人而稱寡臣皆變文之僅見者注疏謂曾臣猶末臣謙辭非也穆天子傳曾祝佐之亦同斯義

襄廿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攷春秋及史記鄭簡公元年當晉悼八年言九年者蓋以厲公末年爲悼公之元也而八月據傳是五月

闕百詩云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九 梁孝廉督記

七

于平公定公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謂周自景王以下實然乃昭十五年爲景之十八年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未必盡得當時之真見尙書古文疏證卷四余亦有二疑

焉春秋莊元年夫人孫於齊三傳皆以不稱姜氏爲貶絕但貶絕當不稱夫人不當去姜氏且元年以後凡書姜氏者九書小君文姜者一稱氏稱謚何以又不貶絕乎春秋於魯夫人皆書薨惟文夫人不書以其出也而昭夫人孟子及哀母定姒獨變薨言卒其義安在

昭十年宋平公卒疏引謚法內外賓服曰平逸書謚法解平謚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以淮坻韻不切云淮當爲淮據孔疏

是劉炫說孔陸糾之以爲苟吳非齊人何意舉齊地淮水嚴九能云淮當讀如圍釋名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顏延年詩情無爵雉化何用充江淮去國還故里迷門樹蓬藜淮藜爲韻政合古音吳氏韻補叶虛欺切非也與左傳同顧亭林謂淮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誤案字書無从佳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

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且曰兩足不能相過衛謂之輒夫縶爲靈公兄輒爲靈公孫不應同名而又因公孟之足不良遂附會爲說左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以輒名者如衛出公輒鄭公孫輒豈皆弱足乎說文耳部聃字注云耳垂也春秋傳秦公子輒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此又一說縶傳本作秦公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梁孝廉督記

六

聃聃者其耳下垂蓋引鄭公孫輒字子耳而誤者

楚費無極譖卻寃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爲詳可補傳之略然以爲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寃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矣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

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閒注同杜從鄭眾云甲也呂

子察微注同

當是高許兩注之異

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羽服

注與賈許合案應瑒鬪雞詩芥粉張金距庾信詩芥粉盛春場王褒詩猜儔猜珍玢詩芥羽襍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之義芥羽芥羽忽猜儔褚玢詩芥羽襍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之義芥羽之法詳載周去非嶺外代苔其說云養雞者割截冠綬使敵無所施其觜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

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賈服之義乃鬪雞之常法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介芥古通王氏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爲芥杜預循其誤妄已定四年柏舉之戰左穀作舉公羊作莒葢古以音同通借故水經江水注江夏有舉洲舉口庾仲雍江記作莒鄺氏非之以爲得其音而忘其字欠考

定九年衣狸製注裘也哀廿七成子衣製注雨衣也二注異解孔疏皆訓作裘葢製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訓言狸故以爲裘言兩故以爲雨衣若如孔疏則成子救鄭在八月前豈衣裳時乎與周禮司裘疏言夏至祀地服大裘同謬

定九年如驂之靳釋文曰或作如驂之有靳非而詩小戎釋文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梁孝廉啓記

七

及說文繫傳引左氏云如驂之有靳

哀六年楚昭王卒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杜云越女昭王妾章惠王十六年圍宮陽穴宮負王如昭夫人之宮杜云昭夫人王母越女杜兩注皆本服虔

見史楚世集解

後注誤也昭夫人乃惠王適

母越女是妾不得稱夫人又列女傳謂越姬句踐之女許從昭王死先自殺則安得爲惠王之母乎

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此有一無二之寶也乃哀十四年傳衛公文氏求向魋夏后氏之璜豈流傳不止一璜耶

屬鏤之劍鏤字釋文音力疾一反是二音皆可讀也荀子成相作獨鹿葢聲之轉

哀十一年仲尼謂孔文子云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

未之聞也與對衛靈公語同而其時前後各異當是兩事

左傳一國之人前後同姓名者昭十二年周殺甘悼公之黨陰
忌而廿六年又云陰忌奔莒以叛成十八晉右行賈辛昭廿一
又有賈辛宣十二楚屈蕩襄廿五又有屈蕩莊六年衛甯跪哀
四年又有甯跪隱五年鄭洩駕僖三十又有洩駕蓋皆兩人也
至晉之梁弘一見桓三年一見僖卅三相距八十三年疑亦兩
人而高澹人春秋傳姓氏考以爲一人未知何據

文選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
侯略分界也疑是左傳逸文朱氏經義考逸經一門只載通典
博士徐禪議一條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

皇清經解

卷五 夏元

梁孝廉督記

六

納幣傳云譏密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
我問三年喪一章乃現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於夫
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
僖三十三年宰上之木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
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編謂冢宰字相近而譌錢
詹事云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

禮經皆不言神主形制唯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或曰
尺二寸公穀文二年注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
二寸諸侯長一尺

曲禮疏引五
經異義同

楊疏及左昭十八年疏引衛次

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山海中
山經又云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合此四

說可得古作主之制

宣六年傳周狗謂之葵注以比周解之似未確爾雅郭注引作善狗周有善義杭堇浦太史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盧朱鵠孫頤谷侍御云宋本爾雅注作害狗害字是博物志亦作害狗葢嚴顏異文

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迺注迺出表辭猶先也錢詹事云古書夂才夂彘之字往往相通則迺即徇也左傳帶其斷以徇于軍即出表之意許周生云何解即暗用禮記不為魁之義耳穀梁僖二十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云倚畸奇也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

皇清經解

卷三軍充

梁孝廉警記

九

漢書五行志作觴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氏解作殘暴似未允嚴九能云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曲禮曰己孤暴貴五代史記安重榮傳起於軍卒暴至富貴大戴禮保傳曰秦無道之暴盧注暴卒疾也荀子富國篇暴暴如丘山楊注卒起之貌呂覽察今篇澆水暴溢高注卒也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也竝同斯義

晉語趙衰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案左傳戰城濮時卻縠佐中軍狐偃佐上軍胥臣佐下軍先且居何從厠身其間亦不應與其父同時為卿也

孝經疏辨康成未嘗注孝經其驗有十二以荀彘及范蔚宗言鄭注孝經為非攷御覽四十二寰宇記廿三卷沂州費縣有南

城山後漢書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屑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屑孫注孝經處則康成曾注此經而成於後人之手荀范之說不可盡非公羊昭十五年疏引鄭稱孝經注當別一人或謂卽康成屑孫恐不然許周生云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儉荅曰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據此則鄭注孝經晉宋皆無異說疑之者自陸澄始至唐劉子玄乃揚言之

論語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東周策竝以爲皇清經解

卷三章九

梁孝廉警記

三

三姓女朱子從說苑善說以爲臺名翟晴江教授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子外儲左下及難二管仲相齊日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晴江以爲地名審矣史記公孫弘日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

宰子晝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

繪晝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隋人所注論語

謂晝當作晝李習之筆解亦以爲晝寢筆解有韓退之評語蓋李所作而韓評之以爲

韓作者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未
迄注手蹟今微洗則非韓作明矣 許周生云南史何尚之傳

顏延之以酒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

難雕是六朝舊本皆作晝寢無疑皇疏引珊琳公云宰子見時

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范甯

亦云託夫弊跡以為發起蓋與論短衷同意此賢庸世之心可

謂苦矣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

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解則當云晝居寢不得

曰晝寢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皇邢二氏俱引琳公云此八字通為一句

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注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梁孝廉警註

三

王伯厚引王無咎謂互鄉在亳州鹿邑縣閻百詩四書釋地續

以為未足憑案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即古互鄉孔子

所謂難與言者攷漢志合鄉縣屬東海顧氏方輿紀要曰合鄉

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

北一里恐非

太宰問於子貢孔安國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案莊

子天運稱商太宰蕩商卽是宋韓子說林有子圍見孔子於商

太宰事又云宋太宰貴而主斷內儲說上又有商太宰使少皞

子之市事而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一段與論語政合則

當屬宋也康成以為吳太宰韜非

作者七人包咸注以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

與實之疏引王弼謂卽逸民引康成謂七爲十字之誤夷齊虞仲避世者荷蓀沮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避言者案論語舊本作者七人連賢者避世四句故解家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孟子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錯任棠云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論逸民傳序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而李賢黃瓊傳注與王弼同蓋皆本于應劭風俗通其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程子說同岐頭別論似均未足爲據必求其人包注爲允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又字季諡惠而柳下之稱未知是邑是號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書宰相表云食采柳下

皇清經解

卷三

皇清經解

三

遂爲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莊子盜跖釋文一曰邑名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略注並同其說以爲居于柳下也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

趙氏孟子題辭曰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陳士元孟子雜記云今孟子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蓋趙誤算也翟晴江作四書考異余與翟公對數之實凡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字較趙多六百九十四較陳少三十一經本流傳古今不無小異未敢遽以舊說爲誤

時日害書湯誓害作曷古字通用趙注云害大也書傳無訓

害爲大者王栗臣孝廉名庚云疑大乃益之譌誤脫其半耳

匡章孟子所與游者陳仲子孟子所惡者而高誘注呂氏春秋
不屈篇以匡章爲孟子弟子注淮南汜論以陳仲子爲孟子弟
子似皆誤

放勳曰孫氏音義云丁音駟或作日誤路史後紀亦作日字則
以爲放勳之言者非也

無罪而殺士章注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案二語見漢書梅
福傳上句作鵠 偽疏謂出史記以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歎數
語當之謬矣

余嘗辨四罪四凶非一科頃讀三國志杜恕傳考課疏有云殛

絲而放四凶別絲於四凶之外可見是兩事元凱乃其子何注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梁孝廉警記

三

左以檇杙爲鯨乎

堯九男淮南秦族同而呂氏春秋去私求人一篇隋書王劭傳
竝云堯有十子趙岐數丹朱在九男之內故曰八庶無事不見
于堯典高誘謂丹朱盾子不在數中蓋以九男皆庶子史記堯
紀索隱引皇甫謐亦稱庶子九人則趙氏八庶之說非歟莊子
盜跖篇堯殺長子釋文載晉崔謨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路史後
紀言朱之兄考監明先死不得立庶弟九是堯不止十子矣又
呂去私及王劭傳言舜有子九人亦俱無攷

楚史檇杙釋文於左傳序及文十八傳爾雅序竝音檇徒刀反

案杜注檇杙頑凶無儔匹之貌則當音直由切八愷中檇斲陸

德明顏師古俱音疇韋昭音桃非 漢藝文志公檇坐霍去病傳檇余

山師古皆音籌

史索隱釋
余音桃非

可互證也

校人乃掌馬者猶圉人云爾周禮夏官有校人左傳哀三年校人乘馬命校人駕乘車可證也乃孟子注以校人爲主池沼小吏不知何據豈因有畜魚之事而誤歟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一種子產位上卿執國政固宜有掌馬之人矣

負芻之禍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以負芻爲人名僞疏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更爲迂曲余謂此猶左傳芻蕘之難云爾總之不離草竊者近是

孟子述獻子之友五人而忘其二國語趙簡子言獻子有鬪臣五人豈卽孟子所謂五人歟然以爲鬪臣與不挾貴之指不合獻子蓋友之而不足之也又新序刺奢篇獻子荅韓宣子曰吾有二十士顏回茲無靈似可補孟子所忘之二但獻子卒于襄公十九年安得逮見顏子恐亦不可信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梁孝廉警記

言

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貞子宋卿陳侯周懷公子爲楚所滅故無諡與史不合又以孔子爲陳侯之臣案此時孔子已過宋至陳何以主于宋卿之家若以貞子是宋卿出奔在陳則春秋傳無其事若以司城乃宋官故屬之宋而春秋之世官名變易彼此襲稱政不得泥宋以武公廢司空爲司城之說曹君未聞有名司空者哀七年傳言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况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是陳固有司城之官矣安得以爲宋卿左哀十五陳有公孫貞子杜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邈志氏族略四謂陳有司城哀公之子公子

勝爲之

勝見左昭八

知貞子是勝之子也貞子爲陳湑公臣湑公蓋

有二名史名越孟子名周而周之諡湑史年表世家可證何言

見滅無諡至以孔子爲陳臣更非在陳絕糧并難言公養奚爲

臣之有

蕘稗僞疏禾中之莖草也案蕘通作稗爾雅作藜注藜似稗布

地生穢草疏云藜亦有米細小莊子藜米之在大倉是也稗說

文禾別也廣韻草似穀而實細則蕘與稗判然二種疏既誤合

爲一而又以莖草當之尤爲失攷莖名莖蕘爾雅莖蕘莖牆乃

別一種草名非蕘非稗亦非生于禾中

述齊桓葵亡五命不但與公羊僖三年陽穀盟詞及管子大匡

霸形所載異并與穀梁僖九年葵亡之令詳略不同似當以孟

皇清經解

卷五

皇清經解

三

子爲定

二女果說文作嫫趙注果侍也與許慎解同僞疏云釋果爲侍

是惑於許說而誤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似以果

字屬下句謂實若固自有之愚案周禮大宗伯曰攝而載果小

宗伯曰以待果將注果讀爲裸古者饗祀王后同獻疑此果字

是瓚裸之義

爾汝者賤簡之稱也故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

而不爲義世說載孫皓爲晉武帝作爾汝歌帝悔之魏書陳奇

傳游雅嘗罵辱奇或爾汝之隋書楊伯醜傳見公卿不爲禮無

貴賤比汝之則雖敵以下猶不可乃禹告舜曰安汝止伊尹之

告太甲呼爾者四呼汝者二僞書子爲武王陳洪範呼汝者

十有三金滕呼三王爲爾者六洛誥呼汝者七立政篇呼爾者一詩卷阿言爾者十三又民勞王欲玉汝蓋古之君臣尙質不相嫌忌所謂忘形到爾汝也

趙注琴張云子張善琴號琴張以琴牢爲顓孫師當因俱字子張故誤廣韻云琴姓也文選枚叔七發有琴摯李善曰師摯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師摯工琴未見他出

爾雅釋詁孟勉也郭注未詳近日翟教授作補郭引幽通賦孟晉迨羣語爲證案管子任法云高言孟行語在班前至鄭漁仲爾雅注謂孟猶愍未安

釋詁衛馭嘉也郭云未詳案儀禮旣夕有短衛考工記矢人注有旣衛矢羽謂之衛矢之美在乎衛也馭見詩唐風大雅二字皇清經解卷五百十九梁孝廉警記

吳

皆釋經鄭樵爾雅注今時俗訛其物則曰衛馭與衛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臆說無取

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率車牛嚴九能云釋詁訓肇爲始爲謀此又訓敏殆釋江漢詩肇敏戎功之文詩云肇敏卽訓肇爲敏猶書云謀及乃心卽以心訓謀詩云振古卽訓振爲古詩云戴弁伐伐卽訓伐爲戴釋訓昫昫田也十四句皆此例郭注所引似未合

釋親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然亦可單稱舅姑坊記曰舅姑承子以授壻

釋樂徒鼓磬謂之蹇郭云未見義所出案釋文蹇本或作響攷蹇與謔噍同方言廣雅竝云吃也玉篇難也蓋入音惟磬難和

其聲詘然如人之口吃于言促而不舒也

釋地素有楊陁疏引周禮夏官職方氏之楊紆改爲楊陁而謂冀州之楊陁卽雍州之弦蒲恐不然也漢地理志述職方揚紆而師古注引爾雅又改爲楊紆豈因音同通用歟鄭與顏皆不知楊紆所在

爾雅釋文云本或作紆字非

釋山云大山官小山霍案水經注四十卷霍山下引爾雅大山官小山爲霍爲字舊刻作日三十九卷廬江水下又引爾雅宮字霍字之上皆有日字豈古本爾雅不同乎全謝山太史謂古人元有二種讀法見補之作二句對解之非無據也案泚水篇引開山圖灑山圍繞大山爲霍山以例此文則霍上有日字較爲明豁若宮上亦有日字作二句讀畢竟未安

皇清經解

卷三

皇清經解

三

釋木髡桐郭云未詳案凡木枝葉凋落日髡亦謂之桐方言相就也注成就貌蓋自榮至枯亦物之一成也

釋鳥輿鷓鴣郭未詳案樊孫本輿作鷓釋文本本作與則卽鷓斯也小爾雅廣雅竝云此類有三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鷓鴣必燕烏矣頸爲鷓項之義鷓爲白義詩有女如荼亦言其白

鷓諸雉郭曰未詳或云卽今雉案此是錯簡或說非也鷓字在下文鷺春鉏之上黑爲鷓白爲鷺也諸雉一字在下文鷓雉等之上雉有數類故以諸雉冠之景純注爾雅自謂沈研鑽極歷二九款然未詳者尙有百數十事偶解一二或可補闕若必備說無遺恐不免失之鑿矣

許周生云經學自東晉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北史儒林傳序曰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益南北之不同如此陸元朗南方學者經典釋文不獨創始陳後主元年其成書亦在未入隋以前故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又其書中引北音止一再見似書成後入隋唐亦不增加故北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援及元朗於貞觀初拜國子博士據舊唐書儒學傳盧紹弓學士釋文攷證謂元朗之卒當在唐高祖之初者誤也五經正義之作未必非元朗創議故正義于易書左傳用王注孔傳杜注竝同于釋文正義中所謂定本者出于顏師古手見本傳師古之學本其祖介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梁孝廉贊記

三

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師古爲定本時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折服諸儒則據南本爲定可知也釋文中亦間引定本是師古所定元朗猶及見之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本傳稱其習鄭氏尙書王氏易至其爲正義時已有顏氏考定本在前且師古首董其事據孔頴達傳仲達亦不能自主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竟廢近乃有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者紹北學於千載之下不亦難乎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七十九終

嘉應生員邱獅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周易上

高郵王尙書引之著

乾師頤坎既濟言勿用

乾初九潛龍勿用惠氏定宇周易述曰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也引荀爽注大衍之數五十五云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正義

引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家大人曰荀意謂乾之初爻言勿用故不在所用之列案坎之六三亦八純卦

之一爻其辭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與乾之初爻言勿用同何以不在不用之列荀說殆不可通引之謹案荀以十九之數亦不可通用九用六統乾坤六爻言之昭二十九左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曰乾六爻皆變是也何得以用九用六與每卦之六爻並數乎惠氏不能釐正而承用之非也引之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一

謹案用者施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勿用者無所施行也文言曰潛之

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正謂君子不施行也孔穎達正義曰聖人雖有龍德於此唯宜潛藏勿可施用

引張氏曰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誠之其說是也竊嘗由是而推之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上六

之位惟當自守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亂邦也據李鼎祥周易集解所引于寶注故象傳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既濟九三高宗

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九三之位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喪亂也大有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

人弗克文義與此正相近也象傳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正義曰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

頤六三勿用无攸利言拂養正之義則不能有所施行

至於十年之久而猶然也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
勿用言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唯當靜以待之不可有所施行
猶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耳解者或謂小人勿用爲勿用小人
師正十年勿用爲見棄王入于坎窞勿用爲不出行正義皆與乾
初九之勿用義例參差蓋未嘗比物醜類以求之也

夕惕若厲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周易述於惕若下增寅字
其說曰說文夕部引易曰夕惕若寅案許慎敘曰其僂易孟氏
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寅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以乾有
寅敬之義故其注易以乾爲敬俗本脫寅今從古增入也家大
人曰經文本無寅字請列五證以明之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
皇清經解 卷五百廿 王尙書經述門閭 二

而惕雖危無咎矣言惕而不言寅則經文本無寅字其證一也
李鼎祚集解所列鄭荀諸家之說皆不爲寅字作解則是諸家
本皆無寅字其證二也苟爽注文言僂辭立其誠曰立誠謂夕惕若厲則無寅字明矣若謂虞
翻以乾有寅敬之義故注易以乾爲敬案說文曰惕敬也乾有
夕惕若厲之文故虞翻以乾爲敬敬謂惕非謂寅也且翻注文
言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注繫辭傳其辭危曰危謂乾二夕惕
若厲故辭危也則是翻本亦無寅字其證三也惠氏所據者說
文也案說文寅敬惕也從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寅此寅字本作
厲今作寅者因正文寅字而誤也說文引易夕惕若厲者以證
寅字從夕之義非以其有寅
字而引之也如祝字解曰或曰從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是
證祝從兌省之義而所引無祝字婿字解曰詩曰女也不爽士
貳其先行士者夫也此證婿從士之義而所引無婿字庸字解曰
易曰先庚三日此證庸從庚之義而所引無庸字相字解曰易

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此證相從木之義而所引無相字皆其例也又案陸元朗釋文每列說文引經異字此處出若厲二字而不言說文厲作夤則唐初說文本猶作夕惕若厲說文惕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足證夤字之誤則是許氏所見本亦無夤字其證四也淮南人間篇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並引易曰夕惕若厲乾元序制記曰三聖首乾德夕惕若厲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曰夕惕若厲以省譽兮則是兩漢相傳之本皆無夤字其證五也

〰〰

坤釋文坤本又作〰〰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鄭樵六書略曰坤卦之三必縱寫而後成〰字引之謹案說文坤地也易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

王尙書經義述聞

三

之卦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其作〰者乃是借用川字考漢孔龢碑堯廟碑史晨奏銘魏孔羨碑之乾坤衡方碑之剝坤鄘閣頌之坤兌字或作川或作凵或作儿皆隸書川字是其借用爲坤顯然明白川爲坤之假借而非坤之本字故說文坤字下無重文作〰者玉篇坤下亦無〰字而於川部〰字下注曰注瀆曰川也古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爲坤耳家語執轡篇此乾〰之美也王肅注曰〰古坤字亦謂古字假借如小雅鹿鳴鄭箋曰視古示字謂古借爲示字也樂記鄭注曰古以能爲三台字謂古借爲三台字也豈謂告示之示必當作視三台之台必當作能邪廣韻二十二魂坤下列〰注曰古文

古文四聲二十四魂坤下列〰曰古文又刻〰曰王存父切韻

始誤以假借之字

爲本字而集韻類篇竝沿其誤矣坤得俗用川字者古坤川之聲竝與順相近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乾與健聲近坤與順聲近乾象傳天行健健卽是乾坤象傳地勢坤坤卽是順王弼曰地形不順其勢順是坤與順聲相近也大雅雲漢篇滌滌山川與焚重聞逖爲韵說文順訓馴馴逖巡等字皆從川聲是川與順聲亦相近也坤順川聲竝相近故俗川爲坤川字篆文作𠄎故隸亦作𠄎淺學不知乃謂其象坤卦之畫且謂當六段書之夫坤以外尚有七正卦卦皆有畫豈嘗象之以爲震巽離坎等字乎甚矣其鑿也盧氏紹弓周易音義考證謂𠄎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始爲曲說所惑

後得主 主人有言 遇主子巷 遇其配主 遇其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四

夷主

坤象辭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周易述曰震爲主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是震爲主也剝窮上反下爲復復初體震故後得主引之謹案長子主器但可謂之器主耳豈得便謂之主坤之六爻皆可變而爲陽何獨舉初爻之變言之乎惠說非也細繹經文上言有攸往下言得主蓋謂往之他國得其所主之家也大戴禮會子制言上篇會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會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昭三年左傳豐氏故主韓氏杜注曰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定六年傳晉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孟子萬章篇孔子於衛主顏雝由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又

曰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注曰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蓋既有所往則有所主之家明夷初九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是也君子之有攸往也必有所主得其所主則安坤之變而之他也亦必以陽爲主得其所主則順故坤之彖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也先迷者始猶未得所主也後得主者其後乃得之也

先後猶言始終凡經言先號咷而後笑先張之弧後說之

弧皆是也正義謂先爲在物之先後爲在物之後失之

既得所主則朝夕依之故文言又

曰後得主而有常也又案睽九二遇主于巷亦謂所主之人也所主之人謂六五也二將往歸於五五已來交於二故不期而相遇於里巷若晏子至中牟觀越石父於塗側載而與之俱歸以爲上客也

見晏子春秋雜篇

豐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亦謂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四爲初所主初爲四所主配也夷也匹敵之稱也以陽適陽故稱配主夷主也主之取象專謂遠適異國所棲止之家故坤與明夷皆承有攸往言之而其他可以類推不然則相識之人多矣經何不言得友遇友而曰得主遇主乎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利西南不利東北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說有二一曰以否泰之內卦言得喪也荀爽曰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

見李鼎祚周易集解

謂否泰之內卦

也引之謹案易十二月卦無以方位言之者惟八純卦有之說卦傳曰坤西南之卦也是坤位本在西南何待內坤外乾之否而後西南得朋乎由否之三陰而爲四陰之觀於西方五陰之

剝於戌方六陰之坤於亥方陰之得朋更盛何以不言西北得朋乎由泰之三陽而爲四陽之大壯於卯方五陽之丈於辰方六陽之乾於巳方陰之喪朋更甚何以不言東南喪朋乎卦之六爻皆陰何得但以三陰之消長言之乎則荀說非也一日以坤兌巽離爲得朋艮震乾坎爲喪朋也崔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

見集解

案巽在東南不得但謂之南乾在西北不得但謂之北經言西南得朋何得雜以東南之巽言東北喪朋何得雜以西北之乾乎則崔說亦非也今案蹇象辭利西南不利東北傳曰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荀爽曰西南謂坤升二往居坤五故得中東北艮也

皇清經解

卷千百八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六

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

見集解

是西南謂坤東北謂艮

此亦當與之同易通卦驗曰艮東北也主立春艮氣不至應在其衝坤西南也主立秋坤氣不至應在其衝艮之衝卽坤坤之衝卽艮也坤處西南而主立秋立秋陽消陰長又卦之六爻皆陰故曰得朋艮處東北而主立春立春陽長陰消又卦之三上兩爻陰變爲陽故曰喪朋不取正東之震正北之坎者正東正北不與坤維相對也西南東北坤艮所居蹇卦已有義例說經者不此之據而奚據哉唐史徵周易口訣義曰西南得朋者西南坤位是陰也東北喪朋者東北艮位爲陽也則得經意矣一日西南未方東北丑方也漢書律厯志曰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魏

博士秦靜議曰坤爲土土爲西南盛德在未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終而復始乃終有慶

通典禮四引

案丑方

亦艮位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閒丑爲前歲之未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也又案虞翻曰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

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

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

參同契所謂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

見集解

案如虞說二陽爲朋則一陽猶不

得爲朋月之出丁成兌已得二陽可謂朋矣若出庚成震甫得一陽未可謂之朋也經文但云南得朋可矣何得云西乎消乙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王尚書經義迷間

七

入坤可謂喪朋矣若納氣於癸則與日同躔爲陽精復生之本不得仍謂之喪經文但云東喪朋可矣何得云北乎十六日之

且明初退於辛方

參同契所謂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統統異辛見平明

二十三日

之且半消於丙方

參同契所謂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

皆喪朋之象西南亦有

喪朋之時何以獨云得朋乎望夕夜半月盈於甲方納其氣於壬方

參同契所謂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壬癸納甲乙乾坤括始終

三陽並箸乃得朋之最

盛者東北亦有得朋之時何以獨云喪朋乎坎爲月而坤則否卦爲坤卦何爲取象於月乎出庚方則爲震出丁方則爲兌於坤何涉乎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謂眾陰爲朋也今乃云二陽爲朋不與彖傳相戾乎虞說殆不可通虞氏又說蹇利西南不利東北曰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

南往得申謂西南得朋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案上弦與下弦相對望與晦相對論上弦生魄始於庚方丁方下弦歿魄始於辛方丙方則西南有利有不利論望夕光盈於甲方納氣於壬方晦夕光淪於乙方納氣於癸方則東北亦有利有不利何得於生魄但言其始於歿魄但言其終而云利西南不利東北乎且坤西南卦謂坤之方位也而云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則又以月所在之庚方丁方言之而非卦位矣艮東北之卦謂艮之方位也而云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則又以月所在之乙方癸方言之而非卦位矣意義混淆莫此爲甚且月消於艮乃下弦於丙方之時其位南而非北月消於丙方則是南亦不利與所謂不利東北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八

者相抵牾矣月體納甲見於魏伯陽參同契乃丹家傳會之說原非易之本義而虞氏乃用之以注經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女子貞不字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虞翻訓字爲妊娠後人多不用其說引之謹案說文曰字乳也廣雅曰字乳生也墨子節用篇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大元事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范望注曰男而女事猶爲不宐況於字育故不代也中山經苦山有木名曰黃棘其實如蘭食之不字郭璞注曰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然則不生謂之不字必不孕而後不生故不字亦兼不孕言之女子貞不字者女子貞爲一句六二居中得正故曰女子貞家人象辭曰利女貞是也不字爲一句猶

言婦三歲不孕也不字者屯遭之象非以不字爲貞也當以虞
郭二家之訓爲是而京房易傳女子貞不字陸績注曰字愛也
易正義亦曰女子守正不受初九之愛揆之文義頗爲不安宋
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乃解之以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曰貞不
字者未許嫁也案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則
字爲名字之字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是也許嫁
而後字字非許嫁明矣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
人執其禮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男子之冠有字辭則女子亦
當然未許嫁者年二十而亦笄而字之則不得以不字爲未許
嫁也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縱使十五之年尚未笄而字
之再五年而當二十之年亦無不笄而字者矣豈得遲至十年
皇清經解

卷二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

之久乎編考經傳及唐以前書無以字爲許嫁者而自南宋至
今相承謂許嫁爲許字甚矣其謬也然其說之所以多誤者蓋
有二焉一曰女子未嫁之稱可言受愛可言許嫁不可言孕妊
也案內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本命篇男子謂
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是婦人亦稱女子也一曰上言昏媾故
以爲受愛又以爲許嫁也案一爻數象類相近而事則殊賁六
四曰匪寇昏媾而其上曰白馬翰知睽上九曰匪寇昏媾而其
下曰往遇雨則吉不必皆爲一事也自解者承上昏媾言之而
其義始不可通矣又案虞翻曰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離
爲女子爲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爲坤離象不見故女子貞不字
坤數十三動反正離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案二至四互坤

坤爲母爲腹故有妊娠之象二乘剛則難故不字應五則順故反常乃字九家易曰陰出于坤今還爲坤故曰反常也李鼎祚解之曰謂二從初卽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是也何必三變成離而後稱字乎

童蒙求我

蒙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惠氏周易古義引呂氏春秋勸學篇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以證經文本有來字家大人曰王弼注曰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又蔡邕處士圈叔則碑童蒙來求彪之用文是漢魏時經文皆有來字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下引易亦作童蒙來求我與釋文所載一本同

皇清經解 卷千百六

王尙書經義述聞

十

苞蒙

九二苞蒙鄭注曰苞當作彪彪文也家大人曰呂祖謙周易音訓引晁說之曰京房鄭陸績一行皆作彪文也鄭說蓋本於京房藝文類聚引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彪童蒙作世師蔡邕處士圈叔則碑曰童蒙來求彪之用文張華勵志詩處之以文又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曰俾我小子蒙昧以彪皆用蒙卦之辭

光

引之謹案易言光者有二義有訓爲光輝者觀六四觀國之光未濟六五君子之光履彖傳光明也大畜彖傳輝光日新是也有當訓爲廣大者光之爲言猶廣也大雅皇矣毛傳及左傳昭註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及周語注註曰光廣也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

三六篇
廣作光

傳知光大也泰象傳以光大也咸象傳未光大也渙象傳光大

也光大猶廣大也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高明廣大
漢書董仲舒傳作高明光大

謙象傳謙尊

而光言謙德撝節而廣大也

說見後謙
尊而光下

夬象傳其危乃光也言

唯其危厲是以廣大也坤象傳地道光也言地道廣大也頤象

傳上施光也言上之所施廣大也坤文言含萬物而化光言其

化廣大也屯象傳施未光也

義與未
光大同

噬嗑震兌象傳未光也晉

象傳道未光也夬象傳中未光也

坎象傳中
未大也

萃象傳志未光也

皆言未廣大也諸家易說唯于寶濬得其指故注其危乃光曰

德大即以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注知光大曰位

彌高德彌廣也注含萬物而化光曰光大也由于氏之說可以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十一

類推矣若苟爽注其危乃光曰危去上六陽乃光明注道未光

曰動入冥逸故道未光已失詁訓之本意至虞翻注光亨謂離

日為光注上施光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注兌未光謂

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為離故未光也注光光大謂三已變

成離故曰光大也其失也鑿矣孔穎達正義說有孚光亨含宏

光大謙尊而光其危乃光也上施光也亦誤以光為顯明之義

故具論之

卽命

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虞注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

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為命令故復卽命渝王注曰反

從本理變前之命

正義曰反從本理者釋復卽之義復反也卽
從也本理謂原本不與初訟之理變前之命

者解命渝也渝變也前命謂往前共初相訟之命

引之謹案王讀復卽爲句文義未安

虞以復卽命渝爲句而謂變乾成巽以復其位九四變則上體成巽亦以

迂回失之三五互而成巽何待變乾而後成巽乎九四巽之中

畫巽者順也施命者也復猶歸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卽就也歸而順以

及物就初六而命之故曰復卽命以剛就柔以順化險則在下

者亦變而不訟矣故曰渝渝者初爻受命而變其志也否九四

有命无咎王注曰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也

有命於小人則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處乎窮下故可

以有命正義曰初六志在於君守正不進處於窮下今九四有

命命之故无咎亦謂九四命初六也與此卽命正同義凡易言命大君有命自邑告命有字改命皆謂命令也或謂命爲

王三錫正理失之王注反從本理是釋復卽二字非釋命字也 金滕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王尙書經義述聞 十一

曰今我卽命于元龜謂就元龜而命之也洪範所謂乃命卜筮也某氏傳謂就受三

王之命 雜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謂就雜邑而命之也可爲

四爻卽命於初爻之證

師出以律

周易述曰律者同律也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壹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

於兵械尤重是師出以律之事也引之謹案此史記索隱正義

之說也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見律書正義曰

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見自序蓋唐人說易有以律

爲六律者案爾雅曰律常也法也九家易曰坎爲法律見集解王

注曰律以齊衆蓋律者軍之常法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

是也象傳曰失律凶也正謂不循常法以致敗亡豈失六律之謂乎宣十二年左傳引易師出以律否臧凶而釋之曰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亦未嘗以爲六律索隱正義之說殆不可通惠氏襲用之非也

師或輿尸

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虞注曰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故輿尸凶

集解誤作盧氏說張氏臬聞訂爲虞翻說引之謹案此謂師與同人有通也案同

人上乾下離師則上坤下坎剛柔相反不得取象於同人也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則乾之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取象於乾而曰潛龍矣而可乎夫聖人設卦觀象象本卽卦而具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今乃舍本卦而取皇清經解卷三百十王尚書經義述聞於有通剛爻而從柔義消卦而以息解不適以滋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有通說易動輒支離所謂大道以多岐凶羊者也虞說不可枚舉略舉一爻以例其餘有識者必能推類以盡之

田有禽利執言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

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虞翻曰田爲二陽稱禽震爲

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案此說非是五若變而互艮則爲必

故利執言无咎並見集解王弼曰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

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已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正義曰

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又曰已不直

則有咎今得直故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引之謹案荀

解田字是也解禽字非也

禽者獸也非擒之謂

虞解禽字是也解田字非

也龍在田之田異

王注則愈失其義矣田有禽者田獵而獲獸

也蓋師鼎也大田之禮所以簡楸故師之六五取象於田焉經

凡言田无禽

正義曰田獵而无所獲

田獲三狐

王注曰田而獲三狐正義曰田獵而獲窟中之狐

田獲三品

據王注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則謂田獵也皆以田獵言之此田有

禽不應獨異田无禽為獵而无所獲則田有禽為獵而有所獲

矣六五所以田有禽者案與本爻相對之爻為陰爻則占失禽

无禽為陽爻則占有禽比之九五下當六二而曰失前禽恆之

九四下當初六井之初六上當六四而曰无禽皆遇陰爻也師

之六五下當九二而曰有禽則遇陽爻也陰體虛故遇之者无

所得陽體實故有所得也凡卦一爻之中兼取數象者不必同

皇清經解

卷之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齒

為一事田有禽自謂田獵利執言自謂兼命

從荀

長子帥師弟

子輿戶自謂行軍三者各為一事而王以為物先犯已故可以

執言則以田有禽與執言誤合為一苟以為二帥師禽五則又

與帥師誤合為一矣

復自道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王注曰處乾之始以升巽初以陽

升陰復自其道正義曰反復於上自用已道引之謹案外卦為

巽巽為人

見說卦序卦

為伏

見雜卦

初九應巽之初入而伏藏畜之象

也入伏則前無所往惟有來復而已故稱復道如履道坦坦之

道道者路也初九震爻

陳風宛邱篇正義引鄭注離九三日艮爻也文選吳都賦注引鄭注井九二日

九二坎爻也由是推之則初九為震爻

震為大塗

見說卦

故稱道道者所以行也九

三輿說輶九二牽復皆有不行之象則初九亦出無所往自塗而復故曰復自道也易凡言出自穴告自邑納約自牖有隕自天下一字皆實指其地復自道亦然也王注失之

輿說輶 大車以載

九三大畜九二並曰輿說輶虞翻輿作車輶作腹注小畜九三

曰豫坤爲車爲腹小畜與豫有通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腹馬君

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注大畜九二曰萃坤爲車爲腹大畜與萃有通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腹或作輶也引之謹案坤消乾成至三

乃成何以大畜九二便云輿說輶且坤已消矣則不應更有輿

象何以尚云輿說輶况腹爲輶之借字輶車下縛也何得以坤

爲腹解之車上之物多矣今不言其物而但云車說腹則不知

皇清經解 卷二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以何物爲腹虞說非也今案大有離上乾下其九二曰大車以

載蓋陽爻稱大車動象乾乾之爲車明甚馬君及俗儒之言是

也乃虞氏解大有之大車以載又謂比坤爲大車大有與比有通如其

說則大車之象經當於比之六二言之方合坤爲大車之義何

乃不繫於比之坤而繫於大有之乾乎卦爲火天而義則水地

無是理也

王弼注小畜九三輿說輶曰上爲畜盛不可牽征以斯而進故

必說輶也注大畜九二輿說輶曰五處畜盛不可犯也遇斯而

進故輿說輶也案輶以縛軸而輿乃行說輶則不行矣僖十五

年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

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杜注曰

輓車下縛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則無應謂歸妹上六故車說輓正

義曰三亦陰爻謂歸妹六三是無應也由是推之小畜九三陽爻上

九亦陽爻是無應也無應則行將安往故惟說其輿之輓而不

行非爲其畜盛不可牽征也大畜九二可與六五相應矣而外

卦爲艮六五艮之中爻艮以止之故亦說輓而不行象傳所謂

止健也非爲其畜盛不可犯也

履虎尾 虎視眈眈 大人虎變 風從虎

引之謹案虞翻注易謂坤爲虎一注於履之彖辭二注於頤之

六四三注於革之九五或取於旁通或取於互體或取於旁通

之互體固自以爲長於舊說矣虞注履彖辭曰俗儒皆以兌爲虎非也及以經文

考之則不當如仲翔所說履彖辭履虎尾不啞人亨謂兌履乾

皇清經解 卷千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去

三履四也故彖傳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

啞人亨而虞曰謙坤爲虎履與謙旁通謙艮下坤上艮爲尾震足蹈艮謙三五

互故履虎尾如其說則是止而應乎坤非說而應乎乾矣其可

通乎頤六四虎視眈眈蓋六四居艮之初艮爲虎故云虎視九

家易曰艮爲虎是也艮爲山故又爲虎說卦艮爲黔喙之屬正義曰取其山居之獸鄭注曰謂虎豹之屬

乾鑿度觀表出準虎鄭注曰艮爲禽喙之屬而當兌之上兌爲

口虎唇又象馬謂觀三五互艮艮爲虎也惠氏周易述謂艮無

虎象九家易艮爲虎虎而虞以二四互坤乃曰坤爲虎案外卦

當爲膚字之誤失之 之艮本有虎象何待取象於互體乎革九五大人虎變蓋九五

處兌之中兌爲虎故曰虎變宋衷曰兌爲白虎見集解是也而虞

曰蒙坤爲虎革與蒙旁通蒙三五互坤案外卦之兌本有虎象何待取於旁

通之互體乎然猶可曰卦象則然也至乾之文言曰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特以物之各從其類喻萬物之歸聖人耳
正義曰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觀非論卦象也而虞曰乾爲龍雲生

天故從龍也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也以泛論物情之文而求其卦以實之已失古人立言之指且文言所論者乾之九五也

何得取象於坤乎以龍虎爲乾坤則上文之燥濕又將取象於

何卦乎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爲坎坤純陰故曰濕也陰動之乾而爲離乾純陽故曰燥也案傳下文曰物各從其類坤陰而陽動之坤乾陽而陰動仲翔旣誤解文言又用之以說彖

辭爻辭斯所謂重紕馳繆者矣又案中未爲虎見於魏志管輅

傳蓋當時術士有此說故仲翔竊取之而云坤爲虎以申未之

閒坤所位也然非易之本義輅傳注引輅別傳曰蛇者協辰已

之位而易無巽爲蛇之文又曰雜者兌之畜而易不言兌爲雞

皇清經解卷千百下王尚書經義述聞七

又曰坎爲棺槨兌爲輿車而易皆無之術士所言與易殊指未

可以說經也

幽人

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虞翻注曰訟時二在坎獄中履謂

訟來又注噬嗑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幽人喜笑故貞

吉也周易述曰幽人幽繫之人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太平御覽人事

部一百二十七引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玉霸篇俗謂高士爲幽人非也

家大人曰惠從虞說是也象傳言中不自亂則幽人非謂隱士

明矣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義亦與此同易林剝

卦曰執囚束縛拘制於吏幽人有喜是漢時說易者以幽人爲

幽囚之人也引之謹案虞謂訟時二在坎獄中非也訟象已不

見何得仍以訟言之今案中孚上巽下兌其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則兌有議獄之象兌爲口舌故議獄謂拘囚之而議其罪也隨卦下震上兌其上六兌之三爻也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則兌之三爻有拘係之象九二居兌之中而爲六三所拘係有幽於獄中待議之象故曰幽人歸妹之卦亦下兌故九二曰利幽人之貞幽人者兌象非坎象也

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說睽曰文明上照幽暗分矣陸

積陰暗之象也

包荒

泰九二包荒釋文荒本亦作兪鄭注禮曰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庫曰虛也集解載虞翻注與說文同翟子元注與鄭同引之謹案大元大次五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皇清經解

卷千百

王尚書經義迷間

六

夷也范望注曰五君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見無常數也子雲大元倣易而作竊意泰九二包荒前漢經師必有訓爲包四荒者故大元用之蓋泰內卦爲乾乾九二有君德文言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居內卦之中以外包六五六五居外卦之中以內應九二則中國有聖人而荒服來享之象矣故曰包荒正大元所謂包荒以中下文所謂得尚于中行也揆其文義較許鄭諸家之說爲允

得尚于中行 行有尚 往有尚

引之謹案爾雅右助勗也亮介尚右也郭注曰紹介勸尚皆相右助

廣韵尚在也 佐亦助也

大雅抑篇肆皇天弗尚謂皇天不右助之也

說見大雅

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尚者右也助也中行謂六五二應于

五五來助二是得其助于六五故曰得尚于中行也坎象辭行有尚謂二往應五五往應二以陽適陽

二五皆九

同類相助是往而

有助故曰行有尚也往而有助乃克有成故傳曰行有尚往有

功也豐初九節九五皆言往有尚謂豐初應四節五應二以陽

適陽

節二五皆九

同類相助是往而有助也故皆曰往有尚而

王弼解泰之得尚則以尚爲配尚之爲配古訓無徵

顏師古注

傳尚魯元公主以尚爲配引此經王注爲證案史記張耳傳索

隱引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此說是也公

主尊故以奉事爲詞王吉傳云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

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

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爲配故索隱以顏注爲非孔穎達解坎之行有尚則以爲事可

尊尚解豐與節之往有尚則以爲往有嘉尚同一尚字而前後

異訓殆失之矣又案虞翻解得尚以尚爲上謂二得上居五如

虞說則是變爲既濟矣經文無此意也其解節之往有尚謂二

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尚也案九五往應九二以陽助陽則謂

之往有尚豐之初九應九四而云往有尚是也何必變而後有

尚乎其說亦失之

勿恤其孚于會有福

何楷周易訂詁曰泰之九三六四坎象半見坎爲加憂以其半

見故勿恤也坎中實爲孚泰九三卽坎中畫故稱孚陽實者會

人陰虛者會於人二三四互克爲口會象其孚于會者言三往

孚四也引之謹案易言勿恤者皆以勿恤爲句此亦當然易又

言孚于嘉孚于剝有孚于小人有孚于飲酒文義並與其孚于會同何氏句讀洵長於舊讀矣但以勿恤爲坎象半見孚于會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

爲三往孚四則非也坎象己半見則憂將至矣何以云勿恤今案二四互兌兌爲說三五互震震爲笑皆無憂象九三處兌之中爲震之主故勿恤也三與上爲正應乾鑿度曰上爲宗廟京氏易傳說泰卦曰三公立九三爲世上六宗廟爲應九三應上六有享于宗廟之象三五互震震爲稼又爲長子主祭有奉黍稷以祭之象上六兌爻檀弓正義引鄭注賁卦曰六四巽爻也考工記旅人疏引鄭注損卦曰六五離爻也由是推之兌爲日有鬼神來會之象故以會言之春官大宗伯曰以饋會享先王中庸曰脩其祖廟薦其時會鄭注曰時會四時祭也鬼神來饗亦謂之會特牲少牢皆有佐會佐神會也九三以乾元體信文官君子體仁釋文云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故稱孚焉莊十年左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雅楚茨篇曰以爲酒會以享皇清經解卷千百十王尚書經義述聞

孚

以祀以介景福故曰其孚于會有福萃六二升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義亦同也

大人否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荀爽注曰小人二也大人謂五坤乾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象傳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虞翻注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弑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引之謹案虞解亂羣非也其訓否爲不則得經意蓋六二包承於五小人之道也九五之大人若與二相包承則以君子而人小人之羣是亂羣也故必不與包承而其道乃亨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謂小人不能

好遯也然則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亦謂大人不與包承也解者以卦名是否遂以否隔解之夫大人既否隔矣尚安得亨乎九五休否大人吉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是否必休而後吉必傾而後喜若但言否則閉塞不通何亨之有荀謂二五相應否義得通則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也王弼注曰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正義曰大人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亦失之

遲有悔 曰動悔有悔

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引之謹案此與他卦言有悔者不同他卦有悔對无悔言之也此有字則當讀爲又古字有與又通言盱豫既悔遲又悔也正義曰居豫之時若遲停不求於豫亦有

皇清經解

卷千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悔也則是讀爲有無之有失之矣象傳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此釋盱豫悔三字而加有字以足之猶蒙之上九利禦寇而象傳曰利用禦寇也非釋遲有悔之義正義謂不言遲者略其文亦失之又案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王注曰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以通至困乎曰動悔合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正義曰爲之謀曰必須發動其可悔之事合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而獲吉案曰之言聿語助也見釋詞有亦當讀又上六處困之極動輒得咎故已悔又悔當以曰動二字連讀悔有悔三字連讀王說非

朋益簪

九四朋益簪王注曰益合也簪疾也釋文簪徐側林反鄭云速

也王肅又祖感反京作摺蜀才本依京義從鄭引之謹案作摺者正字作簪者借字也玉篇摺側林切急疾也廣韻摺速也集韻摺疾也通作簪是也摺之言寔也爾雅曰寔速也釋文逮子感反子感與祖感同是摺卽寔也又通作摺墨子明鬼篇鬼神之誅若是之摺遽也摺與摺通遽卽速字摺亦速也震爲躁卦又爲決躁決躁謂急疾也說見木條故有急疾之象而侯果乃云朋從大合若以簪參之固括也見集解參下益脫冠字如其說則經當云朋益若簪冠其義始明豈得徑省其文而云朋益簪乎蓋侯氏不知簪爲摺之假借故臆說橫生而卒不可通矣王應麟曰朋益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蠱

皇清經解

卷千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蠱正義引梁褚仲都講疏曰蠱者惑也物旣惑亂當須有事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集解引伏曼容注亦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曼容亦梁人引之謹案訓詁之體一字兼有數義蠱爲疑惑爾雅曰蠱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此一義也蠱又爲事釋文曰蠱一音故蠱之言故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曰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杜預何休注竝曰故事也蠱訓爲事故大元有事首以象蠱卦此又一義也二義各不相因褚氏伏氏不解訓蠱爲事之意乃謂事生於惑且曰非謂訓蠱爲事是不達訓詁之體也且如其說則榦父之蠱榦母之蠱亦將以爲榦親之惑亂其

可乎正義集解及史徵口訣義皆洽其誤蓋古訓之湮久矣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猶故事也說者不得其解乃曰時旣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失之遠矣

見周易集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鄭注曰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

見正義

王注曰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洽而後乃誅也又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王注曰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怨咎矣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甲庚皆申命之謂也引之謹案甲庚乃十日之名非命令之名徧考書傳無以甲庚爲命令者經若果言命令則當言先令三三後令三日文義始明何爲不言命令而但稱甲與庚乎王說誠未安矣鄭以甲爲造作新令之日差爲近之然創作新令不聞當擇日且甲日始造新令前此三日天下猶未知有令也由化之而改過自新乎今案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也蠱爲有事之卦巽爲申命行事之卦而事必諷日以行故蠱用先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也古人行事之日多有用辛與丁癸者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

用入學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少牢饋食禮曰日用丁巳春秋
隱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
蔡桓侯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古者葬是必十日是

辛也丁也癸也皆行事之吉日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正謂

用丁癸則吉耳先甲後甲必繫之蠱先庚後庚必繫之巽者蠱

之互體有震三至五互成震震主甲乙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於甲者

言之巽之互體有兌二至四互成兌兌主庚辛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

於庚者言之也蠱之互體亦有兌二至四互成兌而不言先庚後庚者

蠱之義終則有始甲者日之始也癸者日之終也若用先庚三

日後庚三日則由庚下推而至癸上推至丁而不至甲非終則

有始之義矣故不言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巽之互體又有離

皇清經解卷三頁十 王尙書經義述聞 雷

三至五互成離離主丙丁而不言先丙後丙者巽之九五无初有終甲

者日之初也癸者日之終也若用先丙三日後丙三日則上推

由乙而甲而癸乙癸之間已有甲非无初之義矣下推至己而

不至癸非有終之義矣故不言先丙三日後丙三日也巽之二

三四爻互成兌兌主庚辛而先庚後庚不言於二三四而言於

九五者蠱之六五變爲九五則成巽不變則用先甲後甲變則

用先庚後庚故於九五言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

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故卦之行事者取焉漢書武帝紀詔

曰望見泰一脩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成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顏

注曰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此辛

與丁爲吉日而擇以行事之明證而漢時古義猶未亾矣

虞翻注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二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又注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曰庚震也

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往在前故先庚三日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

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乾成于甲震成于庚

竝見集解

案天有

十日甲與庚各居其一若以乾爲甲震爲庚而分在前者爲先甲先庚在後者爲後甲後庚則是先之日惟甲與庚在後之日亦惟甲與庚經當云先甲一日後甲一日先庚一日後庚一日矣安得有三日乎其謬一也三日之日謂歲時月日之日離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爲日之日謂日月星辰之日二者絕不相同而據離爲日以釋經之三日其謬二也蠱初變成乾猶未爲離也不可便謂之日至二成離已非復乾矣何以仍謂之甲巽變初至二成離猶未爲震也不可便謂之庚至三成震已非復離矣何以仍謂之日

其云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故後甲三日謬與此同

其謬二也蠱變三至四體離至五

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夫四爻居後三爻之始而二爻三爻則居前三爻之太半去二爻三爻言之則離象不成不可謂之日連二爻三爻言之則又雜以前三爻之兩爻不可謂之後甲三日矣其謬四也初變成乾則前三爻皆陽爻矣而又云變三至四體離則前三爻之第三爻又變爲陰爻而不得爲乾因之不得爲甲矣欲附會後甲之三日而不能竝所謂先甲者

而亦失之其謬五也虞說殆不可從

至于八月有凶

引之謹案八月之說有三以為建未之月卦為遯者鄭康成虞翻之說也以為建申之月卦為否者蜀才之說也以為建酉之月卦或為兌或為觀者荀爽褚仲都之說也諸說見正義及集解案傳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為建丑之月至于建未之月相距不過半年而初二之陽全消故曰消不久也若建申建酉之月則久矣非傳意也且傳曰長曰消皆指陽剛而言若謂臨之六四六五變而為兌則是陰消而非陽消不失其指乎否與觀雖陽消之卦然否所消者泰之初二三爻觀所消者大壯之初二三四爻皆不與臨卦相當不得執彼以說此也况易為周易當皇清經解卷三百六十一王尚書經義述聞

美

福一
X三〇

為周之八月其義甚明玉藻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曰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彼文至于八月與此同而亦謂周之八月可以為證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為八月荀公以兌為八月於周為十月失之甚矣今因虞說而申明之如是

剝牀以辨

鄭注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趾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虞曰指閒稱辨剝剝二成艮艮為指二在指閒故剝牀以辨並見集解王曰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辨者足之上也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引之謹案以猶與也及也說見釋詞牀與辨不同物故曰剝牀以辨若如玉

說剝牀以辨猶云剝牀之辨則下文剝牀以膚亦可云剝牀之
膚乎

集解引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其說尤謬

膚爲人身之皮肉不可云

牀之膚則足與辨亦當爲人之形體豈得云牀之足牀之辨乎
鄭以近膝之下爲辨虞謂指閒稱辨以形體言之雖義勝於王
而亦皆無依據今案辨當讀爲踰玉篇音釋形體曰膝頭
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圍而名之也或曰踰踰扁也亦因形而名
之也踰蓋韻之轉聲說文韻鄰耑也韻之爲踰猶獵獵之爲獵
獵也膝頭在足之上故初爻言足二爻言踰二居下卦之中猶
膝頭居下體之中故取象於踰焉古聲辨與踰通猶周徧之徧
通作辨也

徧與辨通詳見日知錄卷五

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七日來復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七

引之謹案七日來復有二說謂建戌之月陽氣既盡建亥之月
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
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者鄭氏康成之說也

見正義序謂五月

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

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也

見正義及集解

今案建亥之月凡三十日至

建子之月陽氣始生已在三十日之後矣經何以不云三十日
來復乎若謂坤主六日七分則卦交直日每月皆有五卦易緯
稽覽圖曰艮既濟噬嗑大過坤亥未濟蹇頤中孚復子亥者十
月子者十一月也由坤而未濟而蹇而頤而中孚每卦六日七
分五卦則有三十日又八十分日之三十五

每日分爲八十分見正義

舉成

數言之則當云三十一日來復何得但稱七日乎

李觀易圖論曰以十二月

之卦論之則剝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鄭氏之說非也至以七日爲七月則尤不可於復非止七日也

通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月可謂之日則歲亦可謂之

月乎乾言終日乾乾矣未聞以爲終月乾乾也明夷言三日不

會矣未聞以爲三月不會也況陰生午月陽生子月皆有一定

之候無所謂遲速也而云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則是陽

生本未嘗速而作易者速之有是理乎侯氏引幽詩一之日二

之日以爲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周之二月是古人呼月爲

日之證王氏詩說亦踵其謬不知一之日謂一月之日二之日

謂二月之日見詩一之日下正義承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非謂

月爲日也徧考諸書皆無謂月爲日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誠

皇清經解卷三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臆說也曰然則七日何所取義乎曰仍求之於本經而已震之

六二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既濟之六二曰

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而復得皆以七日爲期蓋日之數十

五日而得其半不及半則稱三日過半則稱七日欲明失而復

得多不至十日則云七日得此卦之七日來復亦猶是也復爲

剛反有去而復來之象占者得此則凡已去者可以來復至多

不過七日故云七日來復七日者人事之遲速非卦氣之遲速

也何須承坤計之而云六日七分又何須承姤計之而云七月

乎必欲連坤與姤計之則夫震與既濟之七日又將連何卦以

成數乎彖傳天行也乃統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故言占者

所以如是者剝盡而復天之道也說見前乾行也下豈謂積累卦氣以

成七日乃合於天道乎蠱之象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文義與此相似又將連何卦以計日乎解經者不考全經之例空乎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

无祇悔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釋文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禋時支反陸云禋安也九家本作敍字音支引之謹案九家作敍是也廣雅敍多也

西京賦曰
炙鳥駭清

酏无祇悔者无多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雖有悔而不至於多也蓋知有不善則必悔知而復行則又多一悔矣今不遠復者知而不行則但有不善之悔而無復行之悔是其悔無多也敍字以多爲意以支爲聲古音支歌二部相通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无

故支聲與多相近說文芟字從艸支聲或從多聲作芟是其例也故多謂之敍祇從氏聲古音氏在支部亦與多聲相近說文妣字尺氏切從女多聲或從氏聲作妣是其例也故多亦謂之祇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晉宋杜本皆作多祇祇同音祇與多通猶祇與多通也多則大少則小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多大也是也故韓注又訓爲大義與九家相表裏也若馬鄭王陸四家之說皆於文義未安殆非達詁或又讀祇爲抵案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抵從氏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未可以抵易祇也

大過 過涉 小過 過其祖 弗過防之 弗過遇

之 弗遇過之 過以相與也 臣不可過也

引之謹案過者差也失也兩爻相失也陽爻相失則謂之大過陰爻相失則謂之小過故大元有差首以象小過有失首以象大過也凡卦爻相應則相遇不相應則相失故不遇謂之過大過二五皆陽不相應而相失故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稱大陰稱小大者過也者陽爻與陽爻兩相失也傳又曰剛過而中言二五皆剛兩爻不相應而相失虞翻注曰剛過而中謂二失位无應案五失二之應亦爲過也但所處之位尚得中也不曰剛中而應而曰剛過而中則過者不相應之謂也小過二五皆陰亦不相應而相失故彖傳曰小過小者過小者過者陰爻與陰爻兩相失也荀爽注曰陰稱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二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案三四皆陽爻而云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則是大者過而非小者過矣再以大過例之大過傳曰剛過而中專謂二五兩爻若謂九四過二而應初六九三過五而應上六則失其中矣何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云剛過而中乎荀說非

大過爲剛過而中則小過爲柔過而中皆二五得

中而不相應之謂也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

臣過不遇也不及亦不遇也皆彼此相失之謂也二與五相應

五爻若爲陽爻則爲祖爲君今六五是陰爻則爲妣爲臣六二

失九五之應而應六五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

謂不遇其祖而遇其妣不遇其君而遇其臣也

虞注曰祖謂祖

妣案祖謂大父非謂大母也不得以爲祖母上言祖下言妣則妣爲祖母矣又不得以妣爲母也王弼注曰祖始也祖謂初又曰過而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案初六陰柔居下不象傳曰得謂之祖盡於臣位亦不得謂之遇二家之說皆失之象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謂已不遇其君不可又不遇其臣也臣

不可過乃釋經文遇其臣三字

猶九四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傳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終不

可長卽釋勿用永貞也正義謂臣不可自過其位失之

不及也過也皆不遇之謂也九三

弗過 逗 防之防當也 秦風黃鳥篇禦也 夫之禦防猶禦也 當上六也 虞以防為 言不與相失而與相當故曰弗過防之 王

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 之蓋以過防連讀失之 剛柔異類而失中相當則或相害故 又曰從或戕之也 連讀王讀從字為句皆失之 九四弗過 逗

過之謂遇初六也 虞謂遇五失之九家皆曰四體震動上居五 之未嘗云弗 故曰弗過過之案此說亦失之 經云弗過遇 王曰失位

過居之也 不與相失而與相逢故曰弗過遇之也 王曰失位 故謂過遇為加意待之案過遇二字不連讀九三弗過防之上 六弗過過之過防

過過皆不連讀 剛柔異類而失正相逢者未必相得故又曰 往厲必戒也上六弗過 逗 過之處過之極一無所遇雖以可與

相應者亦必相失故上六與九三若可剛柔相應而驕亢之勢 已成終於不相遇而相失也 虞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

弗過過之虞意蓋謂四已變陰爻 上不遇九四故得過之而適三以此為弗過過之之義案上與

四原不相應何待四變陰爻而後弗過乎且象傳曰山上有雷 小過若四爻變而之坤則是地中有山而為謙不得謂之小過

矣虞說殊謬王謂過而不知限亦誤以為過為過越之過或謂遇 過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案經文過離為韻非誤 故傳曰弗遇過

倒也且上交處過之極當為過之不當為過之 之已亢也過與遇相反而云弗過過之弗遇過之者猶明與晦

相反而明夷之上六云不明晦損與益相反而損之九二上九 云弗損 逗 益之也大過上六處過之極與小過上六同故其辭

曰過涉滅頂凶過者失也誤也 鄭注樂記高注泰 過涉者誤涉

也 王謂涉難過甚失之後漢書趙典傳載趙溫書曰於易一涉

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強分過涉為二亦失之 水必自淺處誤涉則以淺為淺勢必陷於淵而滅頂矣其九二

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謂九二不與九五相應而應初六 此老彼少年不相當而相與為夫婦故曰過以相與也 虞曰謂

二過初

二過初

二過初

二過初

二過初

二過初

二過初

二過初

皇清經解 卷千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與五五遇上與二案九二九五皆陽爻九二不可謂之婦九五不可謂之妻不得以爲二五相與也王曰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也案老不可以分少少不可以分老王說殆不可通過者差也誤也不相當之謂也以猶而也泰六四不戒以孚謂不戒而以苟不加貧以營生以辱不如夙以榮謂富而苟貧而營生而辱其身謂榮克有繼而卷其國也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戎衆以無義謂衆而無義也餘見釋詞大過小過本取兩爻相失不相應之義而解者或以爲過甚之過或以爲過越之過過甚之過已與彖辭爻辭諸過字無當惟小過象傳行過過甚解至謂本爻過越某爻而應某爻則尤非經意夫初之

於大過小過言之乎斯不察之甚矣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

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樽酒簋貳用缶
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鄭虞二家皆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鄭注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見禮器正義虞注曰震主祭器

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

簋坎爲木震爲足坎酒在上樽酒之上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

尊故貳用缶目王以樽酒爲句簋貳爲句用缶爲句注曰雖復

一樽之酒二簋之會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

於王公薦之於宗廟引之謹案簋非盛酒之器何得云尊於簋

正尊與副尊同一尊也何以此用簋而彼用缶凡禮言尊于房

戶之閒兩甌有禁元酒在面土冠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元

酒在西鄉飲皆不聞元酒之尊異器鄭說非也虞以樽酒與簋

竝列而貳用缶則但承樽言之而不及簋若然則經當云樽酒

貳用缶文義乃通何為隔以簋字使上下不相屬乎爾尊用缶

而正尊所用之器又何以略而不言乎虞說亦非也晁說之訓

引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周旋而貳為證然貳無用缶之文其說亦未確今案象傳曰樽酒簋貳剛

柔際也則貳字當上屬為句簋貳猶土喪禮下王注以為一樽

之酒二簋之食其說得之惟於用缶之義尚未實指其事案禮

器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為尊也又曰夫與者老

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正義曰盛食於盆謂黍盛也益謂缶

也爾雅益謂之缶郭注曰益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簋

簋也然則用缶者以缶為尊又以缶為簋也故曰樽酒簋貳

皇清經解 卷之百平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用缶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飯於土墼啜於土形與 銅 漢

書司馬遷傳墼作簋顏注曰簋所以盛飯也土謂燒土為之卽

瓦器也土簋蓋卽缶矣

祇既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釋文祇音支 祇京作禕 音支又說文同安

也鄭云當為坻小邱也並見 釋文王云祇辭也為坎之主盡平乃无

咎引之謹案經凡言蹇亂既平原隰既平上二字皆實指其事

此云祇既平祇字亦當實有所指王注以為語辭非也京作禕

而訓安與平意相近如其說則當云禕且平文義方安不得云

禕既平也鄭云小邱則以為水中坻之坻然祇從氏聲古音在

支部京本作禕古音亦在支部坻從氏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不得

得

以祗爲坻也或讀祗爲抵誤與鄭同祗從氏聲坻從氏聲今案古音各爲一部也且抵既平文義亦未安

祗讀當爲疾爾雅疾病也釋文疾祗支反又音支孫炎曰滯之病也說文

疾病不翅也字或作伎爾雅釋文疾本作伎字書曰疫病也聲

類猶以爲疾字又通作祗小雅何人斯篇俾我祗也毛傳曰祗

病也釋文祗祗支反是也疾既平首病己平復也說苑辨物篇苗父之

爲暨也諸扶而來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漢書王褒傳疾平復迺歸是病愈

爲平也說卦傳曰坎爲心病爲耳痛故稱疾作祗作禔皆借字

耳三至五成艮坎爲疾病艮以止之故其病平復也坎不盈一

事也疾既平又一事也分而釋之其義乃明

壯于大輿之輓

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輓虞翻輿作車輓作腹注曰坤爲大車

皇清經解卷三百十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爲腹竝說卦文今本車作輿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腹見集引之謹

案晉語曰震車也韋昭曰易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震大車亦動聲

亦象雷不必小車而後爲震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

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僖十五

年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

亦離之震車說其輓火焚其旗服虔注曰震爲車見正是震有

爲車之象大壯外卦震震爲車九四陽爻陽稱大故取象於大

輿也輓車下縛也見僖十五九四震之下畫故取象於輓也易

之取象多有在說卦之外者不得以坤爲大車及爲腹之文而

曲爲穿鑿

莖羊于易 莖牛于易

六五羸羊于易釋文易陸作場謂疆場也朱子語類曰羸羊于易不若解作疆場之場漢會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後有羸牛于易旅上亦同此義家大人曰凡易言同人于野同人于門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同人于郊拂經于邱遇主于巷末一字皆實指其地羸羊于易羸牛于易文義亦同荀子富國篇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周頌載芟傳曰畛易也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漢沛相楊統碑疆易不爭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慎守疆易是古疆場字多作易故說文無場字

康侯 離王公也

晉康侯荀爽注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
皇清經解 卷千百午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陰性安靜故曰康侯虞翻注曰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也震爲侯故曰康侯引之謹案荀說是也卦自觀來彖傳曰柔進而上行謂六四進五也則所謂侯者當指此爻蓋六五離之中畫也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侯納王事曰筮之遇大有三三杜注乾下離上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是以離日爲公侯也晉上體離

故謂之侯何必初爻動而後爲侯乎杜預解左傳曰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夫傳以日爲公杜乃以日爲天子失之矣成十六年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注曰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日是離爲諸侯舊有此說又離象傳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正義曰五爲王

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也案離有諸侯之象六五以陰居尊猶晉之六五為侯也故曰公非以會韻而言公也

用錫馬蕃庶

虞汭曰初動體也震為馬

謂初動成震

引之謹案彖曰順而麗乎大

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則本卦自有錫馬之象何須變坤為震乎今案馬謂坤也坤卦辭曰利牝馬之貞京氏易傳說坤象曰於類為馬引易云行地无疆是也坤為牝馬而又為馬猶離為牝牛而又為牛離卦辭曰畜牝牛吉昭五年左傳曰純離為牛是其例矣

王假有家 王假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陸績注曰假

古雅切

大也王得尊位據四應

二以天下為家故曰王假有家

見集解

王注曰假更白切至也履正

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引之謹案此假與王假有廟之假不同彼當訓至此當訓大陸以假為大是也而謂以天下為家則與家人之義不合家謂門以內非謂天下也王假有家者王者寬假其家人也鄉飲酒義曰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是假有寬大之義鄉飲酒義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外卦為巽位在東南九五體之而有溫厚之德是以愛其家人而相寬假也故象傳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有辭之助也俗以足句而無意義萃彖

辭王假有廟亦與此同而王以有家爲有其家又以王假爲王至斯道則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又案豐彖辭王假之馬融注曰假大也見釋文虞王二家皆曰至也亦當以訓大爲長王假之者王者有以廣大之也假訓爲大故彖傳曰王假之尚大也

匪躬之故 隨无故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注曰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同志匡王室者也正義曰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引之謹案如王注則遠害之故在於私身經當云匪以私躬之故而遠害文義始明今乃省遠害之文而但曰匪躬之故則所謂躬之故者指何事言之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今案故事也廣雅曰故事也繫辭傳又

皇清經解

卷千百全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明於憂患與故韓注曰故事故也正義曰使人明曉於憂患并與萬事也又是故知幽明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言王臣不避艱難盡心竭力者皆國家正義並曰故謂事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言事而言故者以韻初爻之譽也

雜卦傳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韓注曰隨時之立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以整治其事也案隨彖傳天下隨時乃天下隨之之譌隨時之義乃隨之時義之譌據王未

肅本

可據之以詰經也今案故事也隨之爲道動靜由人而已無事故曰隨无故也蠱則有事矣有事則當整治故曰蠱則飭也玩則字文義與上句正相呼應明隨無事而蠱則有事也蠱之爲言猶故也

十朋之龜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正義曰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集解引崔憬曰元龜價直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者雙貝曰朋也引之謹案爾雅龜名有十然無稱朋之文爾雅又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兪諸果後兪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與周官六龜相應何以不在此數也馬鄭之說始不可從崔氏之說本於漢書食貨志王莽所定志曰元龜距丹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亥

得為朋率枚直錢

三是為貝貨五品

莽作事多依經說蓋當時施孟梁邱諸家有訓朋為兩貝者故莽用之蘇林注食貨志亦曰兩貝為朋尋繹此與詩七月傳兩樽曰朋同義

文義此說為長小雅菁菁者莪篇錫我百朋箋曰古者貨貝五

貝為朋淮南道應篇大貝百朋高注曰五貝為一朋廣韻朋字

注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也疑出尚書大傳五貝曰朋則鄭

注古歌敦銘曰貝五十朋是稱朋者唯貝而已韓子飾邪篇越

王句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大朋之龜蓋卽元龜直二

十大貝者十朋之龜猶言百金之魚耳不當如馬鄭所說虞仲

翔亦浴其謀

有孚惠心 有孚惠我德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王注曰為惠之大莫

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正義曰我旣以信惠被於物物亦以信惠歸於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引之謹案惠卽德也而云惠我德則文不成義王說非也今案爾雅曰惠順也有孚惠心者言我信於民順民之心也有孚惠我德者言民信於我順我之德也蓋卦體上巽巽順也互體下坤坤亦順也五處巽中二居坤首二五相應有上下交相順之象故旣曰惠心又曰惠我德也彖傳曰損上益下君順民心之謂也又曰民說無疆民順君德之謂也

亦未繙井

井汔至亦未繙井王注曰已來至而未出井也正義曰汔幾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廿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繙綆也雖汲水以至井上以與己同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家大人曰正義所云非注意也注內出字正義繙字廣雅曰汔出也汔與繙通汔訓爲出故出井謂之汔井作繙者字之假借耳汔至者所汲之水幾至井上也亦未汔井者所汲之水尚未出井口也彖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蓋水已出井人得其用而後汲者有功今夫出井故未有功也揆之文義王注爲長蓋漢代經師說易有訓繙爲出者而輔嗣用之也諸家以繙爲綆者失之引之謹案震爲出巽爲入井上坎下巽巽以木入水而無出象故云未汔井也

舊井无禽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王弼曰久井不見潔治禽所不嚮而

況人乎干寶曰舊井亦皆清潔无水禽之穢雀悞曰久廢之井不獲以其時舍故曰舊井无禽禽古擒字擒猶獲也二說見引集解

之謹案易爻凡言田有禽田无禽失前禽皆指獸言之此禽字不當有異井當讀為阱阱字以井為聲說文阱大陷也從自井井亦聲故阱通

作井與井泥不食之井不同井泥不食一義也舊阱无禽又一義也阱與井相似故因井而類言之耳柴誓杜乃獲斂乃窞與

同鄭注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窞或投獲其中以遮獸見正義

秋官雝氏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鄭注曰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又

冥氏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馘之注曰馘之使驚趨阱獲魯語鳥獸成於是乎設窞鄂以實廟庖韋注曰窞陷也鄂柞格所

皇清經解卷千百十王尚書經義述聞 罕福一

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廣雅說解曰不入陷窞不羅罟罔則他獸

窞矣是阱所以陷獸也舊阱湮廢之阱也阱久則淤淺不足以陷獸故无禽也所以无禽由於阱不可用故曰舊阱无禽時

舍也卦體上坎下巽坎為陷巽為入故有禽獸陷入於阱之象初六陰爻體坤坤土塞阱故湮廢而不用也不然則久井不見

渫治為禽所不嚮仍是井泥不食之義既云井泥不食其義已足何須又言舊井无禽乎井水至深非綆與瓶不能汲禽則何

能取而飲之乎若干氏之解為水禽崔氏之讀禽為擒無論易之言禽者從無此例且井中安得有水禽又有何物可擒獲乎

直不足辯矣

又案集解虞翻說井泥不食云初下稱泥巽為不果无噬嗑食

象下而多泥故不會也今本集解不誤爲木而惠氏周易述遂據之以解舊井无禽以爲古者井樹木果故孟子井上有李禽來會之井壞不治故无木果樹於側亦无禽鳥來也案說卦傳云巽爲不果不云巽爲木果乾已爲木果矣豈有巽又爲木果者乎惠說甚誤

井谷射鮒

九二井谷射鮒王弼注曰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莠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釋文射會亦反徐會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引之謹案說文壑字從谷谷猶壑也莊子秋水篇說埴井之罝曰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壑卽谷也井中容水之處也秋水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聖

篇又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俗本改魚爲鼃辨見讀書雜誌

呂氏

春秋論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井中無大魚故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

見劉逵吳都賦注

射謂以弓矢射之也易凡言射隼射雉皆然射鮒不應獨異呂氏春秋知度篇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淮南時則篇曰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曰咎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法也射而取之有所得矣言得於下而无應於上故象傳謂之无與也左思吳都賦曰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射鮒與釣鯉並言其爲射而取之明矣蓋晉以前治易者本有是說故太沖用

之也鄭王諸家或訓爲注射或訓爲厭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又案子夏傳曰井中蝦蟇呼爲鮒魚也見正義井中蝦蟇莊子所
謂培井之鼃也不聞名爲鮒魚子夏傳非也

竝受其福

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荀爽注曰王道明而天下竝受其福引之
謹案竝之言音也徧也謂天下皆受其福也古聲竝音相近故
說文音字以竝爲聲說文音日無色也從日竝聲徐階傳曰日
多之也錯不知古音故以無亮則遠近皆同故從竝有聲字傳爲誤
爲誤鉉本遂刪音字矣史記漢碑之說說文新附曰諧從言
則史記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自敘諸諧字皆作諧
今本作諧後人改之也孫叔敖碑陰孫氏宗族誡紀隸釋曰誡
即諧字社預春秋左氏傳敘地音諧史記從言皆作諧
名諧第釋文曰諧本又作誡言旁作竝亦以竝爲聲也竝音
聲相近故音通作竝大戴禮記公冠篇竝遵大道郊或續漢禮

皇清經解卷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聖

儀志注引博物記竝作普嵩山大室神道石闕銘竝天四海卽
晉天字小雅質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謂主人與眾賓
皆受其福也詳見本條下立政曰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
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小人革面

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正義曰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
容色順上而已李鼎祚曰兌爲口乾爲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
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廣雅曰面鄉也鄉與同革面者改其所鄉而鄉
君也上六下應九三則九三者其所鄉也然九三剛而不中非
所宜鄉不若鄉九五之爲得正是以改其所鄉而鄉九五也象
傳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則鄉九五之謂矣夏官擇人使萬

民和說而正王面鄭注曰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正所謂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不然而小人但改其顏面容色則心猶未改豈得遂謂之順從乎至曰在首上而爲面則形體出於天性又不可得而變改者也魏志武帝紀載漢獻帝策命曰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文選革面作回面李善注引勅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觀幾蟬蛻悟主革面顧悅之訟殷浩疏曰仰憑皇威羣醜革面見晉書殷浩傳梁書武帝紀齊帝璽書曰革面回首謳吟德澤皆謂革鄉爲革面

覆公餗

鼎九四覆公餗有二說說文曰鬻鼎實惟葦及蒲卽維葦及蒲之異文或

作餗周官醢人疏引鄭注曰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

皇清經解 卷一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聖

餗之爲菜也蓋據大雅其藪維何維筍及蒲之文此一說也說

文曰陳畱謂健爲鬻健與餗同釋文引馬融注曰餗健也傳二十四年穀梁傳

疏引馬融曰鬻辭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馬本餗作鬻此又一

說也引之謹案馬注爲長昭七年左傳正考父鼎銘曰饗於是

鬻於是以餗余口杜注於是鼎中爲饗鬻是健爲鼎實古有明

文故博古圖有宋公緡餗鼎餗鼎者鬻鼎也若筍與蒲乃醢人

加豆之實不聞以之實鼎大雅之藪殆非此所謂餗也辯見大

雅

七鬯

震象辭不鬯七鬯七有二說鄭注曰升牢於俎君七之臣載之

見集解王注曰七所以載鼎實此以七爲出牲體之器也許氏說

文曰鬯以饗釀鬱艸芬芳條暢

各本誤作攸服

以降神也从口口器也

中象米匕所以扱之引易曰不甞匕鬯此以匕爲取鬯酒之器

也引之謹案許說爲長匕謂柶也說文曰柶匕也又曰匕一名

柶祭祀之禮尸祭鬯酒則以柶扱之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王禋

將之事鄭注曰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曰謂王以圭瓚酌

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

之是尸受鬯酒有祭之之禮祭之則必以柶扱酒矣士冠禮冠

者卽筵坐左執擘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疏曰三祭者一如昏

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是其例也匕所以扱鬯酒故以匕鬯

竝言不然則祭器多矣何獨取於匕乎鬯亦器也謂圭瓚也圭

瓚以盛鬯酒因謂圭瓚爲鬯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

皇清經解

卷二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器

大示涖玉鬯省牲饗奉玉盞玉盞謂玉敦也玉鬯謂圭瓚也

鄭注

分玉鬯爲二以玉爲禮神之玉失之辯見周官

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

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章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

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說文作瑒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

宗廟者也是圭瓚得謂之鬯也匕有淺斗

鄭注士冠禮曰柶狀如匕又注少牢饋食

禮曰疏匕挑匕皆有淺斗狀如飯操

瓚槃大五升見春官典瑞注皆器之仰受者也震上

二畫中虛下一畫承之正象仰受之器上下皆震象匕從瓚上

扱取酒也言匕鬯而不及他器者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故

以裸器言之

鴻漸于磐

漸六二鴻漸于磐馬融曰山中石磐紆故稱磐虞翻曰艮爲山

石坎爲聚聚石稱磐王弼曰磐山石之安者也引之謹案漸之爲義循次而進三爻止漸于陸而二爻遽在山石之上非其次也且徧考而漢以前之書言磐石者皆連石字爲文無單稱磐者今案史記孝武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載武帝詔曰鴻漸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其義爲長初爻漸于干干水涯也二爻漸于般般爲水涯堆則高於水涯矣三爻漸于陸爾雅高平曰陸則又高於水涯堆矣此其次也許氏說文俛易孟氏古文也而其書有般無磐則古文周易作般不作磐可知屯初九磐祇以後漢注家解爲磐石故其字亦遂作磐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也漢詔作般始本古文經孟康之注始前漢經師之說與般之言泮也陂也 徧風氓篇隰則有泮毛傳曰泮陂也其狀陂陀然高出涯上因謂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巽

之般焉鴻漸于般猶曰鳧鷖在濼濼水外之高者也見鷖六二

居艮之中爲坎之首二與四互成坎

具山之體而又在水之溜則水涯

堆之象矣馬氏既誤以爲山石磐紆遂並以三爻之陸爲山上

高平

爾雅高平曰陸在釋地則非山上可知 幽風鴻飛遵陸九非山上之稱上九之漸于陸則又阿字之譌也 虞氏

又以初爻之干爲小水從山流下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遲歸有時 大畜時也

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虞翻曰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王弼曰愆期遲歸以待時也家大人曰時當讀爲待經言歸妹愆期遲歸有待故傳申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是傳之有待亦或俗時爲之愈以知經之有時爲待之假借也待時俱以寺爲聲故

二字通用蹇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方言萃離時也廣雅時作待月令母發令而待昌氏春秋季夏紀作無發令而干時是其例矣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與期爲韻猶離駮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待與期亦爲韻也隱七年穀梁傳注引此正作遲歸有待

雜卦傳大畜時也无妄災也韓注曰因時而畜故能大也引之謹案卦象多言時義何獨於大畜而曰因時此非經意也時當

讀爲待古字時與待通

見上

大畜待也者天災將至大畜積以待

之也易緯坤靈圖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其曰震下乾上无妄帝必有洪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吳

水之災正所謂无妄災也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正所謂大畜待也乾元序制記曰賢子繼世而立有災方來豫畜而待之此所謂轉禍爲福天災雖至萬物無饑寒之色亦與坤靈圖之說相表裏蓋漢世經師有此說而緯用之也其義爲長

豚魚吉

中孚豚魚吉象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王注曰魚者蟲之隱者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與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賤之物信皆及之引之謹案物之微者多矣何獨取豚魚爲象豚魚無知可以愛物之仁及之不可以化邦之信及之也竊疑豚魚者士庶人之禮也士昏禮特豚合升去蹄魚十有四士嚙

禮豚合升魚鱠鮒九朔月莫用特豚魚腊楚語士有豚犬之莫
庶人有魚豕之薦王制庶人夏薦麥秋薦黍麥以魚黍以豚豚
魚乃禮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則人感其誠而神降之福故
曰豚魚吉言雖豚魚之薦亦吉也信及豚魚者及至也至於豚
魚之薄而信亦章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
蘋蘩藇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
羞於王公此之謂也損之豕曰二簋可用享既濟九五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其義通於此矣虞仲翔求其
說而不得乃讀豚爲遁而以爲遁魚李鼎祚謂失化邦之指近
世說經者又以爲魚之似豚者江豚也江豚欲風則踊以此爲
豚魚之信夫江豚有信何益於人而以爲吉乎蓋說之愈鑿而
皇清經解卷三百全 王尚書經義述聞

聖

失之愈遠矣

鳴鶴在陰

虞翻注中孚曰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二
在訟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鶴鳴在陰之義也又注九二鳴
鶴在陰曰震爲鳴訟離爲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
引之謹案此謂本卦九二至六四互體成震震爲鳴訟九二至
九四互體成離離爲鶴也其實震亦爲鶴荀爽九家易曰震爲
鳴鶴卽鶴之假借莊子天運篇鶴不日浴而白庚桑楚篇越雞
不得伏鶴卵釋文並曰鶴本亦作鶴史記滑
稽傳齊王使淳于髡獻鶴於楚文類聚引作獻鶴李善注北
山移文引古今彖隸文體曰鶴頭書髣髴鶴頭故有其稱嵇康
琴賦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震爲善鳴故又爲鶴鶴
里別鶴卽南史褚彥回傳別鶴之曲

善鳴之鳥也

欽文類聚引韻

小雅曰鶴鳴九臯聲聞于野是其

善鳴也魏志管輅傳注載輅別傳曰家雜野鶴猶尚知時況於人乎鶴亦鶴之假借謂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也藝文類聚鳥部上引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是也正與鳴鶴在陰之義相合

繻有衣裯

既濟六四繻有衣裯終日戒虞本繻作襦釋文繻子夏作襦王虞同注曰乾

為衣故稱繻今本集解作繻誤裯敗衣也如與發同說文袷襞衣也乾二之五謂泰

五成既濟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裯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勸勞衣服皆敗王注曰繻宜曰濡衣裯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葉舟

而得濟者有衣裯也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裯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為衣裯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

恆猶或為衣或為裯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如王說則經當作舟漏

皇清經解

卷二千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吳

而濡有衣裯以塞之文義始明今但云濡有衣裯則所濡者何物所謂衣裯者又將何用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如盧說則

經當作繻有為衣裯之道文義始明今但云繻有衣裯則為之意不見且為衣裯者布帛也不直言布帛而但舉端末之識區

區端末之識豈遂可以為衣乎二說殆非達詁惟虞氏差為近之然必承伐鬼方言之則非爻各為義不必相承也又謂乾二

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裯如其說則經何不於二五兩爻言之而言之於四爻乎且濡即衣名不得又以衣裯之衣為衣服

也今案說文繻羸衣也羸溫也羸衣所以禦寒也有之言或也

古有或同聲故或通作有姤九五有隕自天言或隕自天也盤

庚日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乃有乃或也多士曰

朕不敢有後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敢有

敢或也鄜風載馳篇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言無我或尤也又春

硃凡言日有會之者皆謂日或會之也

衣讀衣徹縕袍之衣

於氣

謂著之也易通

卦驗曰坎主冬至四在兩坎之間

二四互坎

固陰沍寒不可無羅衣

以禦之六四體坤為布

說卦傳坤為布

故稱襦處互體離之中畫

三五互離

離火見克於坎水有敗壞之象故稱袷四在外卦之內有箸於

外而近於內之象故稱衣

於氣切

衣袷謂箸敗壞之襦也禦寒者

固當衣襦矣乃或不衣完好之襦而衣其敗壞者則不足以禦

寒譬之人事患至而無其備則可危也故曰襦有衣袷終日戒

故象傳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爻辰

易之取象見於說卦者較然可據矣漢儒推求卦象皆與說卦相表裏而康成則又以爻辰說之陽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巽

之子寅辰午申戌陰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值辰之末酉亥丑卯

已而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象配之

詳見惠氏易漢學

舍卦而

論爻已與說卦之言乾為坤為者異矣而其取義又多迂曲如

九二爻鄭以為辰當值寅者也而於困九二困于酒食注云二

據初辰在末未上值天廚酒食象

見土冠禮疏

則舍本爻之寅而言

初爻之未未值天廚何不繫於值未之初六而繫於值寅之九

二乎九三爻當值辰者也而於離九三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

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偁缶

詩宛邱正義

則舍辰官之星而言丑

官之星丑者六四所值之辰豈九三所值乎艮主立春所值者

寅也何不取象於寅而取於所近之丑乎坎六四尊酒簋貳用

缶注云爻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偁簋建星

上有弁星弁星形又如舌宛邱正義爻辰既值斗何不遂取斗象而

取於斗所酌之尊又不直取建星弁星而取建星弁星所偁之

簋與缶不亦迂回而難通乎上六繫用徽纆注云爻辰在巳已

爲蛇蛇蟠屈偁徽纆也宣二年公羊傳疏爻辰既在巳而爲蛇何不遂

取蛇象而取蛇所偁之徽纆乎初九辰在子子爲鼠九二辰在

寅寅爲虎九三辰在辰辰爲龍九四辰在午午爲馬九五辰在

申申爲猴上九辰在戌戌爲犬初六辰在未未爲羊六二辰在

酉酉爲雞六三辰在亥亥爲豕六四辰在丑丑爲牛六五辰在

卯卯爲兔豈亦將象其禽之所偁以爲爻乎展轉牽合徒見糾

紛耳且未宮之天廚丑宮之天弁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

不載天官書張素爲厨主饗客在鶉火之次非未宮鄭所謂未

值天廚蓋與鬼之屬外厨六星也與鬼未官鶉首之宿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則西漢時尚未有此星名開元占經石氏星占有天弁廿氏星

天官書正義所引七錄而漢書占有外厨案廿石天文各八卷見於

故文志無之則其書後出可知况易作於殷周之際安得所謂

天廚天弁者而比象之乎李鼎祚集解序自言刊輔嗣之野文

補康成之逸象而所采鄭注不及爻辰一語可謂知所去取矣

又案乾卦正義曰先儒以爲九二當大族之月陽氣見地則九

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爲陰氣始

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

與時偕極於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先儒此說於理稍乖上

正義則爻辰相間而主月冲遠固已非之矣况十二消息卦分主

一月易之例也故臨有至于八月之文若每一爻分主一月則

經無此例今爻辰乃以乾之六爻分主奇數之月坤之六爻分

主偶數之月而諸卦之陽爻陰爻亦如之乾初九值子在一陽
始生之月坤初六值未乃在二陰浸長之月已乖建始之義而
卦爻之陰陽相間者如屯則初九值子六二遂值酉蒙則初六
值未九二遂值寅推之他卦莫不皆然亂次奪倫莫此爲甚豈
經義之所有乎錢氏荅問不知糾正而又引申其說顛矣又案
十二辟卦每卦各主一月爻辰則每爻各主一月而其說每相
抵牾如乾主建巳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初九值子九二值寅九
三值辰九四值午九五值申上九值戌皆非建巳之月坤主建
亥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六三值亥而初六則值未六二則值酉
六四則值丑六五則值卯上六則值巳皆非建亥之月臨二陽
在下建丑之月也而爻辰則九二值寅六四始值丑遘一陰在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下建午之月也而爻辰則初六值未九四始值午爻與卦不相
背而馳乎夫十二卦之主月理之不可易者也卦之不合而猶
謂其爻之主是辰乎又案漢書律厯志曰十一月乾之初九故
黃鐘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鐘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二今本
二說作三故大族爲人統而周官大師鄭注周語韋注皆祖述之此
爻辰之所自出也案律呂以陰陽相間而乾坤之爻則初二三
四五上六位相連斷無相間主月之理京氏易傳曰建子起潛
龍建已至極主亢位建午起坤宮初六爻易云履霜堅冰至建
亥龍戰于野是乾六爻主前六辰坤六爻主後六辰以類相從
豈如六律之相間乎黃鐘下生林鐘三分損一也林鐘上生大
族三分益一也而乾之初九不能下生坤之初六坤之初六不

能上生乾之九二然則陰陽十二律與乾坤十二爻次序絕不相同以爻配律斯不通之論矣易緯乾鑿度又曰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暮一歲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歲終則從其次卦從疑當三十二歲暮而周六十四卦其說與鄭氏爻辰相倡而不同蓋西漢之末好事者務爲穿鑿言人人殊總之非易之本義也

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

虞仲翔發明卦爻多以之正爲義陰居陽位爲失正則之正而爲陽陽居陰位爲失正則之正而爲陰基本象象傳之言位不當者而增廣之變諸卦失正之爻以歸於既濟可謂同條共貫矣然經云位不當者惟論爻之失正未嘗言其變而之正也夫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爻因卦異卦以爻分各有部居不相雜廁若爻言初六六三六五而易六以九言九二九四上九而易九以六則爻非此爻卦非此卦矣不且紊亂而無別乎遍考象象傳文絕無以之正爲義者既已無所根據矣乃輒依附於經之言貞者而以之正解之如注坤利牝馬之貞云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注安貞吉云復初得正故貞吉案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皆以純陰之卦言之未嘗以爲初爻之正也注蒙利貞云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案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九二剛中上包六五言之未嘗以爲二五之位當之正也注師彖師衆也貞正也能以復正可以王矣云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案下文曰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則所謂能以眾正者仍以下坎上坤之卦言之非謂變而爲比然後能以眾正也注臨元亨利貞云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又注彖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云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爲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案彖曰說而順剛中而應乃大亨以正之由若謂三動成乾則是健而順非說而順矣彖又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謂建未之月也周八月則臨爲丑月之卦甚明若謂三動成泰則是寅月而非丑月不得與未月爲消息矣注无妄元亨利貞云三四失位故利貞也又注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云變四承五乾爲天巽爲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案彖曰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四句一意相承若謂變四之正則是動而巽非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卒

王尚書經義迷間

卷

動而健失其所以爲无妄矣注大畜利貞云二五失位故利貞又注彖大正也云二五易位故大正案彖曰其德剛上而上賢能止健大正也謂上艮下乾也若二五易位則上巽下離不得謂之止健矣注頤貞吉云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案卦體上止下動象人之頤故名曰頤若謂三之正五上易位則上不止而下不動不得謂之頤矣頤象己不見尚何養正則吉之有乎注離彖柔麗乎中正故亨云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亭案二五皆柔而得中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卽所謂柔麗乎中正也若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亨則是剛麗乎中正矣豈柔麗之謂乎注恆亨无咎利貞云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

正案彖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久者不變之謂也若謂初變之四二變之五則是無恆矣豈久於其道之謂乎注大壯利貞云四失位爲陰所乘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又注彖大者正也云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案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皆以下乾上震言之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大者失其大壯者失其壯矣尚何利之有乎注明夷利艱貞云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故利艱貞矣又注彖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云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案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仍取明在地中之象若謂六五之正而爲坎爲重離則明在地中之象不見尚何得言晦其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

王尚書經義述聞

語

明乎注萃利見大人亨利貞云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案彖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以坤上兌言之也若謂三四之正則下艮上坎當爲見險而止不得謂之順以說矣順說之象既失尚何聚之有乎注革元亨利貞云四動體離五在坎中以成既濟案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以下離上兌言之也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說矣注漸利貞云初上失位故利貞又注彖進以正云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上來反三故進以正案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則所謂利貞者正以中四爻得位而言非謂初上失位當動而之正也若謂初六變

爲初九上九變爲上六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止而巽矣注
兌亨利貞云二失正動應五故亨利貞又注彖說以利貞云二
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案彖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惟
其剛柔相濟是以說以利貞也若謂二三四之正則剛中柔外
之象不見不得謂之說以利貞矣注渙利涉大川利貞云二失
正變應五故利貞也案彖曰剛來而不窮謂否四之二也卦以
剛來爲義不謂剛化爲柔也且內卦爲坎故云利涉大川若九
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坎象不見尚何利涉之有乎注中孚利貞
云二利之正而應五也又注彖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云訟
乾爲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案彖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
而巽孚乃化邦也若九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內卦剛不得中能

皇清經解

卷二百廿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卷

巽而不能說矣尚何利之有乎注小過亨利貞云五失正故利
貞案經下文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彖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若六五己之正而爲九五則
是剛得位而中矣下文何以云不可大事乎五之正則爲咸象
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未嘗言咸以利貞也仲翔注革卦又曰
動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
與乾同義也則乾之利貞仲翔亦必以之正解之乾卦利貞集
解未載虞注
蓋乾九二九四上九皆陽居陰位動則成既濟故也案彖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甯則各
正性命者謂庶物之性命各得其正非謂乾之六爻各正而成
既濟也且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君子貞固足以幹事則固守

之謂貞豈變而之他之謂乎仲翔於乾之利貞先已誤解互乎諸卦之言貞者皆相因而致誤矣至於爻不當位而言貞者虞氏皆以之正爲解尋文究理實不當如虞氏所說坤六三含章可貞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謂內含章美待時而發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矣訟九四安貞吉象曰安貞不失也謂安靜不犯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位故安貞吉矣履九二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謂居內履中在幽而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位故貞吉矣隨六三利居貞謂居處貞正而不妄動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位矣无妄九四可貞无咎謂比近九五可以任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正

皇清經解

卷五百廿

王尚書經義述聞

巽

故可貞矣咸九四貞吉悔亡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謂始感

以正不逢患害非謂動而之正也

動而之正則爲蹇不復感應以相與矣

而虞則

云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大壯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

變得位故貞吉矣九四貞吉悔亡謂行不違謙不失其正非謂

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晉初六晉

如摧如貞吉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

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位故貞吉矣解九二貞吉象

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

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中故貞吉矣損九二利貞象曰九二利貞

中以爲志也謂志在履中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

正乃以得吉也而虞云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上之
三得正故永貞吉則取三上之之正以爲永貞矣如其說則永
貞之文何不繫於三上兩爻而繫於六二乎萃九五元永貞悔
凶謂九五久行其正其悔乃消也而虞云四變之正則五體皆
正故元永貞則取四爻之之正以爲永貞矣如其說則元永貞
之文何不繫於四爻而繫於九五乎理由牽合文則齟齬未見
其爲不易之論也虞氏言之正者不可枚舉而其釋貞以之正
最足以亂真故明辯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八十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

王尚書經義述聞

葉

